蜀鑑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蜀鑑十卷原本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方孝孺序稱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蒐採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云云世遂題爲文子作考亭淵源錄亦載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案光澤即昭武之屬縣今尚仍古名李方子之弟紹興四年進士官至知太安軍領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然考端平三年文子所作序中稱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輯爲一編云云則此書爲資州郭允蹈所撰文子特總其事耳世即以爲文子作亦猶大易粹言本曾穜命方聞一作直齋書錄解題遂誤以爲穜作也其書

每事各標總題如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每條有綱有目有論如朱子通鑑綱目之例其兼以考證附目末則較綱目為詳核焉宋自南渡以荆襄為前障以與元漢中為後戸天下形勢恒在楚蜀故尤詳是書所述皆戰守勝敗之迹於軍政之得失地形之險易恒三致意而於古人用兵故道必詳其今在某處其經營擘畫用意頗深他如辨荆門之浮橋引水經注以證荆州記之誤陳倉之馬鳴閣引蜀志以證寰宇記之誤斜谷之遮要引輿元記以補裴松之注之缺諸葛亮之築樂城引通鑑以辨華陽國志寰宇記之異同於地理亦頗詳核又所載羅尚之抗李雄張羅之據犍為亦較晉書載記

及十六國春秋為詳皆足裨史乘之考証唯所論蜀之地勢可以北取中原引漢高祖為證則與李舜臣江東十鑑同意姑以勵恢復之氣耳諸葛亮所不能為而謂後人能之乎末二卷敘西南夷始末既載犍為郡之置於漢代而不知唐之莊炎播郎等州即其故地又所載南詔始末謂驃信敗於韋臯而南蠻始衰不知敗於高駢而蠻乃不振所記未免稍略然其時方慮內訌無暇外攘著書之志主于捍拒秦隴之師振控巴渝之險其他邊徼之事固在所略亦其時勢為之矣

蜀鑑序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崤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爲右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褒後劒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邪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頻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貢中郭

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邇蕹而鄰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爲蜀後尸未形之憂雖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槪見於此噫蜀在宇内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鑑焉因名曰蜀鑑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珙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為書十卷凡一統之離合形勢之險易賢才之衆寡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基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考論臧否以為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於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常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

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範防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槪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寛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順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耻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彙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

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譔

蜀鑑宋刻甚精藏於李蒲汀司徒司徒殁而子孫不能守遂爲澶汾晁太史所得余尹滑乃從晁太史所借而錄之略記此書始末於首云時嘉靖乙卯夏日⿰山盧山主人 允題

蜀鑑卷一

宋郭允蹈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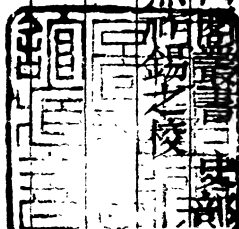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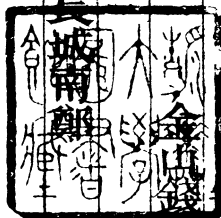
秦人取南鄭

秦厲公二十六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秦躁公二年南鄭反

秦惠公十三年秦伐蜀取南鄭

南鄭本古褒國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東周之初鄭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居此因曰南鄭後爲蜀所併至是秦始取之

論曰常璩謂蜀以褒斜爲前門則南鄭者蜀之扞蔽也南鄭既入秦七十二年而蜀遂亡脣亡齒寒也久矣後之經

理蜀者可不鑑乎

秦人取蜀

秦惠王初更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蜀王封弟葭萌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國爲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出奔求救於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曰蜀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資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秋秦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又戰國策曰司馬錯欲

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顧爭於戎狄去王業甚遠矣錯曰不然富國者務廣其地强兵者務富其民以秦攻蜀譬以狼逐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起兵伐蜀取之蜀旣屬秦益强富輕諸侯

葭萌在今利州石牛鄉今大安軍金牛鎮

秦惠文王十一年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移秦民萬家實之

秦惠文王十四年陳莊反殺蜀侯通國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莊○案史記書誅蜀相壯在武王元年華陽國志陳壯反及誅陳壯俱在周赧王六年當秦武王二年與此互異

秦武王元年封子某爲蜀侯○案蜀侯名史記作煇不書始封年華陽國志作惲封於周赧王七年當秦武王三年與此互異

秦昭襄王六年蜀侯某反司馬錯定蜀封子綰爲蜀王○案華陽國志封綰在定蜀之明年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王誅蜀侯綰但置蜀守張若取筰以及江南地

論曰秦人取蜀以王其親子弟三而卒皆殺之歷三十二年而始定其取之不亦難乎初置守張若而定黔中繼用李氷而始平水害蜀自是安寧而漢高帝用之以取三秦其所係不亦重乎

秦人取漢中

秦惠文王十三年秦庶長章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分巴蜀置漢中郡○（案華陽國志漢中郡周赧王二年置當惠文十二年較前一年）

秦孝公初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之地孝公招戰士明功賞國以富强至是惠文王既取蜀遂乘勝取楚地六百里又分巴蜀置漢中焉

論曰按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末得

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今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隷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爲一自此始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郎今金房兩州地西漢地里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漢中乃秦楚巴蜀必爭之地秦得之而全據上流以謀楚矣

昭襄王十三年任鄙爲漢中守

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漢中

秦人自蜀伐楚

昭襄王二十七年司馬錯發隴西因蜀伐楚黔中拔之

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黔南爲黔中郡

華陽國志云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

浮江伐楚之年史記不書疑彼文誤 ○案華陽國志此條係封懽 巫郡在今巫山縣及施州黔中郡即今涪黔鼎澧諸郡皆黔中地

論曰秦併六國自得蜀始葢與秦爲怨者楚也秦既取蜀取漢中又取黔中則斷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勢孤矣劫質懷王操縱予奪無不如意於是滅六雄而一天下豈偶然哉由得蜀故也

漢高帝由蜀漢定三秦

漢元年春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巴蜀漢中居其三割南鄭以隸漢中漢因建都於此

漢王欲攻項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令張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漢王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良說漢王燒絕棧道杜南在今京兆府萬年縣古杜伯國也蝕中入漢中道川谷寰宇記曰褒口在褒城縣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為一谷自褒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以行張良勸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今地名石門

漢王至南鄭拜韓信為大將

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韓信亦去蕭何追之

信說漢王定三秦遂聽信計今興元南鄭縣米倉山有截
賢嶺韓信廟或云蕭何追信於此
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秋八月引兵從故道出襲
雍章邯迎戰陳倉敗走止戰好時又敗走遂定雍地
華陽國志曰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
船而給助軍糧又曰巴郡有賨民多居渝水左右天性勁
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鬬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
歌也令樂人習學之謂之巴渝舞　故道在今鳳州兩當
縣陳倉在鳳翔府寶雞縣好時在鳳翔府天興縣
論曰漢高帝留漢中未幾反其鋒以向關中足跡雖未嘗
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軍糧陷陣者巴渝之勁勇由故道

戰陳倉定雍地而王業成矣孰謂由蜀出師不可以取中原哉

公孫述盡有蜀地

漢更始元年公孫述自稱益州牧

述茂陵人王莽以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述遣使迎成等選精兵迎擊殺之併其衆假漢使者自稱益州牧　按王莽改蜀郡爲導江太守爲卒正

更始將李寶張忠徇蜀漢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緜竹大破之述自立爲蜀王都成都

光武建武元年述遣其將侯丹取南鄭

南鄭人延岑反圍南鄭更始所立漢中王嘉初擊敗之岑復反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將李寶所破岑走天水述遂遣其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岑屯杜陵與赤眉將逢安戰大破之漢中王嘉亦與赤眉將廖湛戰於谷口大破之光武令鄧禹招嘉嘉因來歙請降延岑自武關走南陽述遂有漢中地　武都今階州天水今秦州河池今鳳州下辨今成州散關今大散關谷口在今鳳翔府郿縣武關今商州南陽今登州

述遣其將任滿據扞關

李熊說述東拒扞關述遣滿從閬中下江州據之

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爲扞關卽魚復江關今瞿唐關顔師古注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後漢史注扞關在今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存卽巴山縣地此爲得之扞關卽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王有拒扺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葢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荆門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而但守魚腹之江

闕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　江州縣名今重慶府閬中今閬中

述遣其將李育程烏屯陳倉馮異迎擊大破之

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遣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徇三輔馮異擊走之育烏俱奔漢中　陳倉在鳳翔寶雞縣

光武得隴望蜀

建武八年來歙伐隗囂拔略陽

隗囂據隴右歙將二千餘人襲略陽斬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略陽在今秦州隴城縣

隗囂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囂盡銳攻略陽累月不能下

夏四月帝自征隗囂至高平河西竇融來朝

高平今鎮戎軍高平塞古安定地

隗囂將妻子奔西城

西城今金州西城縣

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葢延圍上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

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餘會王元等將蜀救兵五千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元

等決圍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城　冀城在今秦州隴城縣上邽在今秦州
隗囂病死子純立○案後漢書事在建武九年帝使來歙護諸將屯長安遂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之純降○案後漢書事在建武十年
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
公孫述使王元拒河池來歙蓋延進攻大破之遂克下辨
隗囂將王元降述述使拒河池歙與蓋延等破之遂克下辨乘勝而進蜀人大懼　河池今鳳州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盜殺來歙

王元遣刺客殺來歙以盜延領其軍

岑彭與吳漢由江道取蜀

建武五年岑彭自夷陵屯津鄉

田戎據夷陵岑彭攻拔之獲其衆萬餘人戎亡入蜀[illegible]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illegible]駿軍江州田鴻軍夷陵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夷陵今峽州夷陵縣夷道今峽州宜都縣津鄉左氏傳曰楚太子大敗於津鄉後漢志云江陵有津鄉寰宇記云津鄉故城在今江陵縣東渚宮即其地

建武六年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取荊州不克

江關漢地理志云江關都尉理魚腹注水經云白帝山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十七丈東傍瀼溪西南臨大江瞰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轉然後得上公孫述據蜀自以金承土運故號曰白帝城寰宇記云赤甲城公孫述築不生樹木土石悉赤如人袒臂故曰赤甲與舊白帝城相連皆在縣北郎江關之要也在今夔州奉節縣

建武九年春述遣田戎下江關據荊門虎牙

述遣其將田戎任滿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大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

樓立攢柱以絶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荆州記云南荆門北虎牙二山臨江楚之西塞酈道元注水經云公孫述依二山作浮橋拒漢師下有急灘名虎牙灘郭璞江賦曰虎牙高聳以屹崒荆門闕竦而盤礴淵九回以奔騰兮流雷呴而電激寰宇記云虎牙山有石壁其色黃間有白文亦有牙齒形夷陵志云上有城下有十二碚有灘甚惡在今峽州

建武十一年春岑彭破夷陵入江關上塹江馮駿守江州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

書言狀帝曰大司馬不曉水戰荊門之事由公而已聞月彭募攻浮橋先登者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東風狂急奇船逆流直衝浮橋欑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擒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奉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墊江即今古州平曲未詳然彭既指墊江從梧水上平曲則在今遂寧潼川之境也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拒廣漢及資中又遣侯丹

拒黄石

漢立廣漢郡資中今資州資陽縣乃平水經歷之地寰宇記云黄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有横石灘岑彭已上墊江則述拒廣漢以備涪水屯資中以備江陽又先遣侯丹率二萬人以拒黄石則逆拒於江州之先也

彭自墊江還江州泝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使臧宫拒延岑於涪水大破之彭遂進拔武陽

彭使臧宫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州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

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以轉輸不繼降者欲散畔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彭岑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大震恐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自是降者以十萬數王元舉衆降　後漢志沅水當爲沈水（案今後漢光武紀郡國志俱正作沈惟臧宮傳作沅）　水經注云沈水自廣漢郡入涪江今按中江縣有一水入涪臧宮旋平緜竹必自今中江水也

論曰延岑自廣漢入涪水以拒墊江（今合川）而岑彭下墊江由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武陽今彭山縣由今列川復回重慶府上溯敍嘉眉）此蜀

人所以爲神也史謂自都江涪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夸詞之誤矣

冬十月盜殺岑彭於武陽十有二月吳漢將三萬人泝江而上

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進拔廣都

吳漢破述餘黨於武陽帝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吳漢入成都述自殺誅延岑

論曰光武得隴望蜀其勢若易矣而功反難岑彭泝流討蜀其勢若難矣而功反易何耶以下辨河池皆武都之阨塞述能守之誠未易窺而瞿唐爲蜀之天險述不之守而遠恃荆門虎牙以爲固浮橋一燎而述之技窮矣然光武中興復漢舊物述猶跧梁一隅斗絶之蜀此其見與井蛙何異身死旋滅非不幸也

蜀鑑卷一終

蜀鑑卷二

曹操平張魯取漢中

漢獻帝初平二年益州牧劉焉遣張魯襲漢中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爲五斗米道居於蜀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絶斜谷閣殺害漢使建安五年劉璋襲父焉位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别部司馬張脩殺之而并其衆○案後漢劉焉傳三國志張魯傳魯襲殺張脩在璋嗣位前此誤魯遂據漢中與璋爲敵

建安二十年曹操擊張魯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張郃朱靈攻破之

武都今階州同谷武興等地舊有白馬氐據之

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屠氏王竇茂衆萬餘人

秋七月操至陽平魯遣其弟衛等據陽平關操遣將夜襲破之魯潰奔巴中操遂入南鄭

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操於是大饗軍士七月至陽平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操乘險夜襲大破之魯潰奔巴中操入南鄭盡得府庫珍寶　陽平後漢史注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又按寰宇記褒城縣有漢陽關在縣西北漢時所立也先主破夏侯淵於其地水經注又云白馬城亦名濜口有陽平關在今西縣西縣乃古沔陽去褒城縣七十里邑名遷徙未可知也郡縣志

因謂曹操昭烈孔明皆嘗至關下未嘗越關則誤矣今大安軍五里亦有陽平關頗險要然非舊迹也

十二月操留夏侯淵張郃守漢中

操之留淵郃也以雞肋示外人外人莫察主簿楊脩獨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也

論曰曹操芟夷羣雄僞定一時再入漢中而不能下殆强弩之末非負不可向也抑天留以遺昭烈孔明使萬世之三綱賴以不泯耶

建安十六年昭烈自荆州將數萬人入蜀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

昭烈君臣由江道入蜀

昭烈帝在荆州三顧諸葛亮於草廬問以計策亮曰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王室可興矣昭烈既破曹操張松說璋遣法正迎昭烈於荆州法正陰勸昭烈取益州昭烈疑未決龐統復贊之

昭烈乃留諸葛亮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昭烈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璋率步騎三萬人往會之歡飲百餘日

按昭烈自今重慶府入合州江路上水至涪即今綿州唐乾符間王助綿州富樂山碑云昭烈入蜀劉璋延之此山望見蜀之富盛飲酒樂甚故得名

璋推昭烈爲大司馬使擊張魯昭烈至葭萌

璋增昭烈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討魯　白水軍按後漢史注公孫述將侯丹開白水關城西南有水關葭萌在今利州

昭烈自葭萌襲蜀進據涪城

劉璋斬張松昭烈大怒召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
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遂進據涪城　涪城今綿州

建安十八年昭烈圍雒城
雒城今雒縣

建安十九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遂與張飛趙雲泝流克
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分遣趙雲從外水定
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
法正與劉璋書曰今翼德得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
界平分資中德陽三道並進將何以禦之又魚復與關頭
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數道並進已入心腹患
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秦滅巴置巴郡治江州江州

縣名今重慶府巴縣是也劉焉分巴爲二墊江以上爲巴西治安漢今果州墊江以下爲巴東治江州墊江今合州是也江陽今爐州犍爲今資榮嘉眉等地德陽今遂寧府趙雲自外水至爐州分定資中嘉眉等地張飛自重慶入合州定遂寧果州等地爾時法正稱翼德入犍爲界平分資中德陽此正在雒城與璋書非能遙度於千里之外者飛自墊江上未嘗入犍爲資中也

昭烈進圍成都劉璋出降

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自武都密書請降昭烈令引兵屯城北城中震怖圍城數十日璋遂出降

吳蜀分荆州

建安二十年關羽屯江陵吳孫權遣諸葛瑾求荆州諸郡昭烈不許呂蒙取長沙桂陽西郡零陵太守郝普固守

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虛辭引歲者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　長沙在今潭州零陵在今永州桂陽在今郴州

昭烈至公安遣關羽至益陽爭三郡吳孫權進駐陸口魯肅屯益陽以拒羽郝普以零陵降呂蒙

權遺書召呂蒙舍零陵急還助魯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遣客語郝普以昭烈在漢中關羽在南郡無外援可恃普懼出降蒙即日引軍赴益陽

公安在今江陵府陸口在今鄂州蒲圻縣寰宇記有孫權城益陽在今潭州益陽縣寰宇記云有魯肅城常德府沅江縣有關羽屯兵之處名曰關州沅江亦益陽縣境魯肅關羽會語於此

昭烈求和於吳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漢

昭烈聞曹操攻漢中遣使通好於權遂中分荊州　江夏在今鄂州南郡今江陵府武陵今常德府

論曰荆州首吳尾蜀據腹心之會合二長以向中原上也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次也若中分而與吳共之則吳可以攻而蜀不可以守公孫述之困於夷陵是已惜哉昭烈君臣奮興之晚而三分天下僅有區區之一隅也

昭烈取漢中

建安二十一年張飛大破張郃軍於宕渠。案三國志華陽國志飛破郃事係建安二十年

曹操既定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黄權言於昭烈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

建安二十二年昭烈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曹操遣曹洪拒之

法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以圖巴蜀必有內憂故耳今舉衆取漢中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中可以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此不可失也昭烈從之　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建安二十三年魏曹洪及吳蘭戰於固山蘭敗死之

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曹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乘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吳蘭

殺之張飛馬超走　固山未詳

昭烈屯陽平關

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昭烈遣陳式等絶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昭烈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馬鳴閣寰宇記曰在今利州昭化縣按蜀志曹操曰此閣乃過漢之平陰咽喉之要害恐非昭化也廣石陽平關西有曠石關

建安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破夏侯淵於定軍山斬淵首

昭烈與夏侯淵相拒踰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

前營於定軍興勢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遂使黃忠乘高鼓譟攻斬淵及趙禺張郃引軍還陽平明日昭烈欲渡漢水攻郃諸將以衆寡不敵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謂郃曰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可破也旣陳昭烈疑不渡淮遂固守　定軍山在今興元府西縣興勢在今洋州興道縣有興勢山

三月曹操自長安出斜谷至漢中趙雲破其軍於漢水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値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魏

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兵還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墮漢水中死者甚多明日昭烈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遮要興元記云曹操城在縣西北十二里斜谷口遮要置軍處

夏五月操與漢中諸軍還長安

操後嘗語人曰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

昭烈遣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下之劉封乘沔水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以耽爲上庸太守耽弟儀爲西城太守定漢中地　秭歸

今歸州房陵今房州上庸西城皆今金州地即漢地理志

漢中諸郡也

秋七月昭烈即漢中王位於沔陽以魏延領漢中太守

沔陽今興元府西縣

孫權襲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自江陵攻樊大破于禁龐德於漢水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於樊

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

于禁等七軍皆沒禁等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于禁

遂降殺龐德　樊城在今襄陽府

羽圍樊城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洶懼滿寵謂曹仁曰
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乃殺白馬爲盟同心
固守羽乘船臨城歷圍數重外內斷絶羽又遣別將圍呂
常於襄陽荆州刺史胡修南陽太守傅方皆降於羽羽威
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銳
呂蒙襲江陵取之關羽退走死於章鄉孫權遂定荆州
呂蒙屯陸口勸孫權取蜀全據長江蒙遂稱病篤權檄蒙
至蕪湖陰與圖計遣陸遜代蒙屯陸口遜深自謙抑爲盡
忠自託之意於羽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羽得于禁等
人馬數萬糧食乏絶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
以呂蒙爲大督孫權又疏曹操請討蜀自効羽聞之猶豫

不能去會傅方胡脩皆死羽遂撤樊城之圍呂蒙至潯陽羽所置江陵守糜芳公安守傅士仁皆降蒙入江陵撫其將士封府庫以俟權至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與致之即遣濬平武陵斬其從事樊伷以陸遜領宜都太守關羽西保麥城權命朱然斷其徑路得羽及其子平於章鄉害之遂定荆州　陸口今鄂州蒲圻縣蕪湖今太平州潯陽今江州武陵今鼎州宜都今峽州宜都縣麥城在沮水上水經注沮水又逕麥城西荆州記云麥城東有驢城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攻麥城俗諺云東驢西磨麥自破章鄉在漳水上水經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又東過章

鄉南荆州記云郎楚交城故老相傳昭王所築並在今荆門軍當陽縣

蜀失漢中三郡

蜀漢章武元年孟達以上庸降魏

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劉封不協封侵凌之達率部曲四千餘衆來降魏王丕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達與夏侯尚等兵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降魏封破走還成都丞相亮勸昭烈除之遂賜封死達後入城登白塞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上庸西城今荆

州縣房陵今房州

昭烈攻荆州不利

章武元年昭烈自率諸軍擊孫權張飛自閬中會江州飛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奔孫權

章武三年○案蜀志三年當作二年昭烈至秭歸遣黃權督江北諸軍昭烈屯於夷道猇亭

昭烈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請爲先驅以當敵昭烈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蜀軍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矣漢人自佷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銀賜五

溪諸蠻夷授以官爵　猇亭在今峽州夷陵縣蹤跡夷滅已不可考佷山在今峽州長揚縣武陵今常德府

昭烈敗績於猇亭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上疏於孫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敵師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它變諸將先進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遜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死者萬數昭烈夜遁驛

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傅彤爲後殿死之馬良亦死於五溪黃權在江北率其衆降魏　建平在今歸州馬鞍山在猇亭夷陵志云夷陵要害南有石鼻馬鞍猇亭寰宇記云今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山有石逕深若重門劉主爲陸遜所破燒鎧斷道然後得免

論曰關雲長以萬人之敵臥護荊州昭烈君臣以爲長城而墮呂蒙之詭計昭烈勇於一決以爭荊州君臣於是俱失之矣或謂是役也昭烈不自將而孔明長嘯以下荊州則何如曰非孔明之志也孔明固謂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又謂國賊曹操非孫權又謂法孝直在必能諫上此行孔明蓋亦難之矣曰然則荊州遂可置之度外乎曰向使雲長自江陵

出襄陽而益德黃權有一人焉爲居守之計則固可震撼中原而無後顧之憂矣雲長既死雖孔明亦末如之何也已

巴西太守閻芝遣馬忠將五千人至永安

章武四年〇案蜀志四年當作三年諸葛亮至永安昭烈崩於永安

永安今夔州奉節縣

蜀鑑卷二終

蜀鑑卷三

漢諸葛忠武侯北伐

蜀漢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陽平沔之北石馬或云陽平關北有白馬山石當作白字之誤也

建興六年丞相亮出師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降

亮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請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口來亦足以達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

肅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　祁山在西和州長道縣東寰宇記云上有城極嚴固開山圖云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又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云祁山縣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沮在今沔州天水南安今秦州地安定今涇州地三郡即隴右也郿今鳳翔府郿縣箕谷今鳳翔府寶雞縣子午谷王莽所通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從今洋州路

魏遣將張郃拒亮馬謖與郃戰於街亭敗績天水三郡復入於魏

亮以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

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趙雲鄧芝亦敗於箕口天水三郡復入於魏　街亭今秦州隴城縣有街泉亭卽馬謖所敗之地寰宇記又載之南鄭誤矣西縣隴西郡有西縣今興元府有諸葛亮城樂史云亮拔隴西千餘家築城以處之

冬丞相亮出散關圍陳倉不克師還魏將王雙追亮亮破其師斬之

亮上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先帝之明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視亡孰與伐之今民窮兵疲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之與行勞費正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睹魏使郝昭守陳倉亮不能克糧盡引去　散關今大散關陳倉今鳳翔寶雞縣城是也寰宇記云陳倉有二城相連上城是秦文公築下城郝昭築

八年丞相亮攻武都陰平二郡拔之

亮遣其將陳戒○案華陽國志作陳戒與此合三國志作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遂拔二郡以歸　曹操嘗徙武都氐五萬餘落於秦州故丞相亮得取其地

建威水經注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導原建威西北鳳州圖經云粟泉縣有武侯城又有思計臺在城南武侯登臺籌畫因以爲名華陽國志武都郡治下辨今成州一名武街有故道縣河池縣即鳳州也葢武都乃今階成鳳州

之地南鄭之喉襟武侯所必爭也陰平今文龍等州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案三國志華陽國志拔武都陰平築樂城俱在建興七年

昭烈即位於沔陽故漢中治沔陽今西縣是也以沔陽爲漢城成固爲樂城通鑑所書據華陽國志寰宇記云西縣有樂城在山上周三十里亮築以防遣當考

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來攻丞相亮次於成固赤坂

會天大雨棧道斷絕真等遣　西城今金州子午谷在萬年縣斜谷今鳳翔府成固在興元府

建興九年春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

郃救祁山夏六月師還郃追至青封破之郃中箭死

亮分兵留攻祈山自逆司馬懿於上邽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至於鹵城亮既至又登山掘圍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上邽鹵城皆在今秦州青封通鑑云在今木門未詳

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運黃沙

寰宇志云漢水之東黃河水注之水側有黃沙屯亮所開
也今興元府有黃沙倉
建興十一年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代魏夏四月至郿
軍於渭水之南屯五丈原
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
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
五丈原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若跨渭登原連兵北
向隔絶隴道搖盪民夷非我之利也乃使淮屯北原漢兵
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使巳志
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
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丈原在武功故縣今在鳳翔府

郿縣水經注云積石原在渭水北即郭淮所據北原也

八月丞相亮薨於渭南（案蜀志建興十二年亮悉衆出斜谷屯五丈原秋八月亮卒華陽國志同此係在十一年誤）

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遺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密授楊儀費禕等退師節度亮薨年五十四遺令葬定軍山不封不樹莫知所在　張宣公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誼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漢高帝不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

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昭烈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侯慨復宏模先務爲根本之計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食拜表納忠尤爲切至侯之慮深且遠矣侯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軍無私焉輿圖之復已在目中不幸費禕謝世大數殄然與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天將昌漢以侯舉措掃擒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

蜀漢蔣琬費禕保蜀

後主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丞相亮之薨至是五年

延熙五年將軍姜維自漢中還屯涪縣

延熙六年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以王平督漢中

先是蔣琬以丞相亮數出秦川糧運之艱迄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爲事有不獲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後主遣費禕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魏跨帶九州未易速得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思漢如渴宜以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維後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從之維遂從屯涪琬自漢中還涪疾

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督漢中吳步隲朱然亦上疏於吳
王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蔣琬守漢中聞
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
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　魏以西城爲魏興郡在
今金州上庸今房州涪今綿州
論曰蔣琬委去南鄭稱疾屯涪復無遠略非但不足於攻
且不足於守然則乘漢沔以復漢中保涼州而役氐羌殆
虛語耳蜀之不競琬之罪也
延熙七年魏大將軍曹爽由駱谷向漢中將軍王平拒興勢
遣大將軍費禕往赴救魏師退禕還成都
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案元上似脫夏侯二字自駱谷入

漢中守兵不過三萬諸將皆恐欲守不出以待涪兵

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

劉敏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

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遂師前嶺據興勢多張

旗幟彌亘百餘里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爽兵拒

興勢不得進涪軍及費禕兵繼至遂引退禕進據三嶺以

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駱谷在鳳翔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寰宇記云漢魏

通道也興勢今洋州興道縣有興勢山駱谷入洋州上屈

曲八十里下屈曲八十四盤黃金戍在縣西北張魯所築

水陸艱險以黃金水得名三嶺關名在蒻嶺南陽嶺北

延熙八年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延熙九年費禕還成都大司馬蔣琬卒
延熙十年雍涼羌胡叛降漢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
延熙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延熙十二年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
維至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韶等守之魏郭淮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可不血刃而拔其地也乃使泰率徐質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遣使白淮使淮

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鄧艾留屯泉北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延熙十三年姜維復入西平不克

延熙十四年大司馬費禕出屯漢壽

昭烈改葭萌爲漢壽

延熙十五年盜殺大司馬禕於漢壽○案蜀志及華陽國志盜殺費禕在延熙十六年此誤

姜維出師隴右

延熙十六年姜維出師圍狄道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負其才武欲誘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圍狄道司馬師使郭淮陳泰拒之維糧盡退還　陳壽蜀書云維圍安南狄道今熙渭州安南今鞏州

延熙十七年姜維出師隴西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徙居於綿竹繁縣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出隴西由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徐質與維戰殺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狄道今熙州渭州臨洮今洮州所治臨潭縣河間當作河關今

西寧州龍支縣

延熙十八年姜維出師至狄道與魏將王經戰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駐兵鍾提

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陳泰敕其將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泰進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維進圍之鄧艾與陳泰并力拒維泰謂諸將曰姜維提兵深入當挫其銳氣王經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破賊之時也遂

退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攻泰與交戰維遁走退駐鍾提　枹罕今河州洮水源出西羌北至枹罕東入河狄道今熙州渭坊州地鍾提在古狄道縣

延熙十九年姜維出師攻祁山趣上邽鄧艾與戰敗績

姜維在鍾提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逸勞不同狄道隴西安南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彼從安南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維卒衆出祁山聞艾已有備乃西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

之　狄道今熙州隴西今渭州南安今鞏州祁山今長道
縣渭水出今隴州渭州之間上邽今秦州段谷水出秦州
清水縣東山下
延熙二十年姜維出駱谷次於芒水
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
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
壁於芒水數挑戰艾不應　駱谷在盩厔縣沈嶺寰宇記
云姜維嶺在縣南五十里長城在華城華陰縣秦晉分界
處芒水水經注云出南芒谷
景耀二年督漢中胡濟屯漢壽將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案蔣斌華陽國志作蔣舒與蜀志異

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後主從之　漢城在沔陽今西陽樂城在成固今洋州杜佑通典云洋州郡之西鄉興道洋源皆為漢成固舊城今非故境矣漢壽在今利州

論曰蜀之門戶漢中而已漢中之險要在漢魏則陽平而已武侯之用蜀也固陽平之圍守而分二城以嚴前後之防其守也使之不可窺而後其攻也使之莫能禦此敵人所以畏之如虎也今姜維之退屯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

爲行險僥倖之計則根本先撥矣異時鍾會長驅而入漢中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由而蜀已不支不待知者而後可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殆哉

景耀五年姜維出師洮陽與鄧艾戰敗於侯和維退住沓中

侯和城名其後苻秦使王撫守侯和

後主景耀六年魏遣鄧艾鍾會等伐蜀取之

鄧艾鍾會取蜀

魏大興徒衆命鄧艾鍾會諸葛緒等數道以並攻姜維先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陽平之橋頭以防漢主不聽鄧艾自

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漢人聞魏兵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鍾會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頎等追躡於强川口大戰維敗走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

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劒閣以拒會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挫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劒閣之守必還至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亭住不進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列陣以待艾遂與子尚俱死之譙周勸後主出降後主從其計北地王諶哭於昭

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後主又遣使喻姜維使降鍾會維降將士以刃擊石　陽安關口即陽平關陰平橋頭即今文州橋頭在白水上水經注云白水東北逕橋頭甘松城名在秦州其後乞伏國仁升以爲郡今廢松中是也沓中近甘松其後王澄自孱陵欲奔沓中

蜀鑑卷三終

蜀鑑卷四

晉王濬自蜀平吳

晉武帝泰始十年吳大司馬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乞特詔簡閱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併力備禦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西陵今峽州建平今歸州

咸寧二年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

祜鎮襄陽與陸抗對境嘗與抗通和會抗卒祜上疏曰蜀平之時皆謂吳當并亡十有三年矣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甚於往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知者不能爲吳謀矣咸寧四年祜病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且曰平吳之後

當勞聖慮爾還鎮舉杜預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咸寧五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伐吳

羊祜以王濬爲益州太守濬大治舟艦木柹蔽江而下乃

上疏曰孫皓荒淫凶虐宜速征伐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

願無失事機

太康元年王濬唐彬會杜預王渾諸軍伐吳

大舉伐吳王渾出江西杜預出江陵王濬唐彬下巴蜀王

濬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

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

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

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

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
礙　丹陽城屬秭歸
王濬克西陵克荆門夷道二城
杜預進攻江陵克之預等分兵以益濬攻武昌克之
王濬自武昌徑趨建業入于石頭吳主皓請降
王濬既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
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
自武昌徑趨建業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兵勢甚盛吳潘濬
入見吳主吳主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
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潘濬節鉞明日當發
其衆悉潰王渾遣信要王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

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戌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建業建康府石頭城在建康

論曰秦自蜀伐楚未得大志也王濬以益州之力破丹陽克西陵下荆州攻武昌片帆而直指建業遂平江東其功偉矣蜀係於上流之安危亦大彰明較著矣晉武之平吳用蜀之力如此而子孫之偏安於江東者乃棄蜀弗顧可勝責哉

李特入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巴氐流人李特等自略陽入蜀

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克漢

中李氏歸之遷於略陽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
關中荐飢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路窮乏特兄弟賑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
書求寄食巴蜀詔書不聽敕關禁之戶曹李苾開關放入
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
而縛於人豈非庸才邪

永康元年李特入成都殺前益州刺史趙廞

趙廞陰有據蜀之志以李特兄弟材武厚遇之詔徵廞為
大長秋以耿滕為益州刺史廞遂殺滕自稱益州牧任用
李庠庠驍勇得衆廞心忌之會庠勸廞稱號廞斬之李特
李流怨廞引兵軍綿竹廞遣費遠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

李特收兵得七千餘人襲遠等軍破之遂進攻成都廞走
廣都爲從者所殺

羅尚討李特

永寧元年詔羅尚爲益州刺史
特等聞尚來甚懼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牙門將王敦廣漢
太守辛冉勸尚誅特尚不從
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以李特爲宣威將軍
朝廷符下秦雍使召還流民又遣御史督之李特兄輔自
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
詣羅尚求權停至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
流奮威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流民與討廞者將

加封賞辛冉貪顧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不從冉苾與尚謀欲殺流民取其貨貨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相率歸特特又以計激怒之旬日之間歸特者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請尚告諸流民令聽寬矣式至綿竹勸特深宜爲備特從之

廣漢太守辛冉犍爲太守李苾襲李特營不克特攻冉於廣漢冉敗奔德陽特據廣漢遂攻羅尚於成都

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

太安元年以張微爲廣漢太守○案張微晉載記華陽國志俱作張徵惟惠帝紀作張微疑傳訛軍德陽特攻微取德陽以其將蹇碩守之李驤李流進攻成都

太安二年詔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阜進逼德陽特遣任臧拒之

羅尚遣兵討特斬之傳首洛陽

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

李流至成都羅尚閉城自守

李雄襲擊孫阜軍大敗之宗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

雄特子德陽今遂寧府墊江今合州涪陵今涪州荆州之
軍自墊江上也
李雄入成都
太安二年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李流徙屯郫
汶山今茂州郫城今郫縣
李流卒李雄自稱益州牧治郫城
羅尚襲郫城不克退保大城
李驤攻犍爲斷羅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犍爲特治武陽今犍爲縣輿地廣記云卽武陽縣地犍爲
郡由郡嘗治此而得名也近世爲江鄉志者乃謂治今彭
山非是

李雄攻羅尚尚由牛鞞水東下雄入成都

牛鞞今簡州安陽縣即中水也入江陽郡江

羅尚抗李雄

永興元年羅尚至江陽

尚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荊州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又遣治中何松屯巴東爲尚後繼

巴東今歸州

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擊蜀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

巴郡治江州今夔州重慶府

永嘉元年尚施置關戍至漢安僰道

漢安今資州僰道今敘州戍漢安所以防中水戍僰道所以防大江尚在江州而設戍於此則犍爲南安以西皆爲雄有也

秦州流民鄧定等據成固掠漢中李雄遣李離等助之遂陷南鄭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句方伯落。華陽國志作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

永嘉二年雄遣將軍李鳳屯晉壽以冠漢中詔以張光爲梁州刺史治新城

晉壽漢葭萌縣昭烈改爲漢壽晉泰始中改爲晉壽新城

魏文帝分漢中立新城郡治房陵

天水訇音銀琦殺雄太尉李離○案原脫李離二字依華陽國志補以梓潼降尙驤及琦等戰敗死○案訇琦殺李離事在永嘉三年又華陽國志李特雄壽勢志但云羅羕訇琦殺李離驤攻不克李雲李璜皆戰死考李驤死於晉成帝咸和二年大同志言太傅驤及雲璜等攻羕爲所破殺葢衍文此承其誤

永嘉四年荆州牧劉弘表譙登爲梓潼內史登進攻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還據涪城

譙登周孫居巴西雄巴西太守馬脫殺登父登詣劉弘請兵復讎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募三巴屬漢民爲兵克復州郡登進攻宕渠殺馬脫食其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爲登所敗　涪城今綿州

雄以李國鎭巴西天水文石殺國○案文石晉書作文碩此從華陽國志以巴

西降尙

巴西治閬中晉志充國岩渠安漢皆屬巴西郡

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

華陽國志云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　合水在今嘉定府龍遊縣青衣水出於廬山之徼外合於岷江故謂之合水

雄遣張寶襲梓潼訇琦等奔巴西

秋七月散騎常侍都督梁益二州夷陵侯羅尙薨

論曰李特父子乘晉室之亂跳梁於蜀土羅尙一庸人爾徒以晉室方伯之權猶能誅特而抗雄雄雖僭號於蜀漢中三巴之地固非其有也當是時中原政亂劉弘雖死而

瑯琊在建業陶侃在武昌蜀之衣冠南下荆州者十餘萬
譙登等猶能崛起以自立使江左君臣尙跨有荆益之規
模任陶侃以討賊之責驅蜀士之人士西歸以興復則雄
豈遂爲逋誅不討之寇哉惜乎茂弘士行爲謀之不遠而
遂委蜀於蠻夷也

李雄僞定蜀地

永嘉四年以皮素爲益州刺史羅宇殺素於巴郡建平都尉
暴重殺宇官屬表韓松爲刺史治巴東

李雄遣李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尙之子宇惡登不給其糧
皮素至巴郡欲治宇罪羅宇使人夜殺之暴重還殺宇巴
郡亂官屬表監軍韓松爲刺史

永嘉五年李驤拔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遂拔巴西太守文石死之始定巴西梓潼地

驤攻登於涪城登食盡援絶驤攻之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叛者正月拔之遂乘勝拔巴西殺文石於是巴西梓潼爲雄有雄大赦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不屈雄殺之

雄遣師攻僰道犍爲太守魏紀棄城走江陽太守姚襲死之

僰道今叙州犍爲治今叙州犍爲縣資中牛鞞南安諸邑皆隸焉江陽今瀘州雄始定其地

氐隗文等作亂暴重討之重殺刺史韓松自領其事

隗文等反於宜都在峽州

巴東將吏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之表王異行刺史隗文等驅略吏民以降於雄

華陽國志曰巴中無復餘種矣三府事謂平羌將軍益州刺史西夷校尉

江陽太守張啓殺刺史王異而代之啓卒官屬表涪陵太守向沈代啓南保涪陵○案華陽國志事在永嘉六年

愍帝建興元年向沈卒蜀郡太守程融等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維將吏民北出至巴東雄將李恭費黑等獲之

於是自巴郡以東皆爲雄有矣

涪陵王運巴西王建寇漢中梁州太守張光遣參軍晉邈擊殺之建子壻楊虎收餘衆屯於厄水光遣子孟萇討之不克

戹水在南鄭縣東

成都氐王楊難敵遣兵救楊虎擊張孟萇孟萇敗績死之光

卒州人立胡子序領梁州楊虎難敵攻序序棄城走

建興二年漢中民張咸等逐楊難敵以其地降於蜀遂定漢

中

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寧州刺史李恭爲荆州刺史

以鳳理漢中回謀南中恭控巴東也

蜀人杜弢等流徙荆湘

晉泰安二年益州流民十餘萬戸徙荆州

李特之亂三蜀流民迸南入東下城邑皆空野無煙火其

入荆州者十餘萬戸羇旅貧乏鎮南將軍劉弘大給其田

及種糧擢其賢才隨才授用流民稍安

永嘉五年蜀人李驤殺樂鄉縣令南平太守應詹醴陵令杜弢擊破之

巴蜀流民布在荆州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應詹與杜弢擊破之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祖植有名蜀土才學著稱州舉秀才爲成都别駕巴氐流民入蜀羅尚督追之弢勸尚賓流民一年尚不從弢致秀才板歸家李特反弢避地荆州應詹愛其才而禮之辟爲醴陵令驤聚衆屯樂鄉弢擊破之

荆州太守王澄討驤驤請降澄許而襲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

益州流民起兵湘州州奉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

李驤旣死流民益怨恨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流民汝班蹇碩不協言於刺史苟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杜弢時在湘中衆兵推爲主眺委城走攻下郡邑

征南將軍山簡鎭夏口弢具陳其事簡尋卒

王澄遣王機擊弢不克澄徙治孱陵

永嘉六年以周顗爲荆州刺史王敦遣陶侃尋陽太守甘卓共擊弢王敦殺王澄

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遣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失據王敦誣王澄與弢通信縊殺之

建興元年周顗屯潯陽弢掠其人口陶侃遣朱伺救之伺大破弢師於武昌拜侃荊州刺史

陶侃兵敗於杜曾王敦表侃白衣領職侃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復侃官

建興三年杜弢移書應詹請降於琅琊王王許之

弢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荊土其所遇値蔑之如遺頓復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所知也客主難久嫌隙易結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離其黨帥惟恐算不經遠力不陷堅兩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鎭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

之會察窮通之變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元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甍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承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狥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侈於三川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天以爲叛逆之虜跛恩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微權也吾之赤心貫於

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耶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救李陵雖刑殘而無愧足下抗威千里聲播岷衡進宜爲國思靜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康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閶闔掃長虵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欲掃淸方夏𢦤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猷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

危但顯吾忠誠則汝獄存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惟足下去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喝喝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州受殃不惟鄙言而已詹甚哀之乃啟呈發書并上言曰發益州秀才素有淸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悉李驤為變樂鄉劫掠良善發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氣慷慨會驤攻燒南平發遂東流巴漢與湘中鄉八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發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發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發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

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厄運之會恩弘遠猶故齊赦射鈎之誅晉貰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康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積纇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通鑑不載弢與應詹書本末今具列如右蜀土流移十萬餘家離散不保此大事也豈宜略邪按此乃陶侃上憚王敦規模不大不能招納弢等欲討殺以論功耳晉史以成敗論人乃謂弢等請降於元帝帝不許觀弢與詹書則先未嘗請降而不許也又謂弢爲降於山簡皆非其實讀史者以意逆志可也

以弢爲巴東監軍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其降諸將攻弢不已弢遂殺運遣其將王貢入武陵五谿斷官軍運道

弢旣受命諸將徇功者攻之不已弢不勝忿怒殺運復反

武陵今常德府路通五谿蠻

陶侃應詹進攻杜弢弢將王貢出降弢遁走不知所在

侃等諸軍齊進弢乃逃遁不知所在城中金寶溢目應詹一無所取惟取圖書莫不嘆之　晉史應詹傳稱城中金寶溢目應詹但取圖書豈有賊而載圖書者乎此皆粱益流徙之衣冠也悲夫

論曰蜀之流民十餘萬家流徙東下劉和季在江陵給其田疇山季倫在夏口接其歸附庶乎招懷之略矣四方蹙

慿江左獨安瑯琊君臣念流離之及境隨才授任援之甲兵及其鋒而用之李雄僭號而魚復江關曾莫之守固可長驅而復舊物合二長以圖中原也王處仲剛愎猜忍不忠王室陶士行亦不知此乃以討杜弢爲莫大之功振旅紀勲由此專任上流則亦陋矣哉愚觀士行與溫太眞共討蘇峻獨以不與顧命爲歉且恃其區區之糧峙欲貳其勤王之誠心事之不純抑亦可知是雖神機明鑒克勤小物功烈之在晉者如彼其卑也烏得爲忠順如孔明者乎然巴氏至蜀者二萬人爾而蜀士衣冠不務糾鄉閭爲討僭逆守墳墓之計乃輕脆易驚卒然東下隕踣異鄉陷於誅死之罪杜弢之事其亦蜀士之永鑒與

元溫討李勢

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荆州刺史元溫伐蜀拜表遂行

溫將伐蜀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勸之曰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從之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蜀拜表卽行

溫軍沂魚復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　魚復今夔州奉節縣

永和三年三月溫軍至靑衣漢主勢遣李福李權向彭模昝堅引兵向犍爲

福等自山陽趨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　靑衣今嘉州山陽在廣都合水今嘉定府龍游縣鴛鴦碕華陽國志寰宇記並載在今敘州南溪縣昝堅畏溫故迂路怯懦引兵自鴛鴦碕向犍爲也犍爲今敘州府犍爲縣

溫至彭模昝堅至犍爲還自沙頭津衆潰

溫至彭模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若分兩軍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乃自將步卒直指成

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後比至溫巳軍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　沙頭在今崇慶府新津縣

彭模今眉州彭山縣

溫長驅至成都李勢降

勢悉衆出戰於笮橋袁喬督士卒戰大破之勢輿櫬出降

舊史稱李勢夜道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然後出降通鑑亦言走之葭萌此俱誤也成都去葭萌何但九十里勢降表言即日到白水城姑少避溫鋒爾豈眞走至葭萌白水者晉史大抵舛誤無法司馬公辨之亦時有不精耳

四月溫振旅還江陵

溫留成都三十日李勢降表以三月十七日降溫也李特以惠帝元康八年入蜀特子雄雄傳姪班子期殺班李驤子壽殺期壽傳子勢六世至永和三年滅凡五十年

論曰李雄之據蜀也北不得漢中而瞿唐灩澦又無一夫之守二門悉開洞見堂奧元溫之泝魚復也徘徊以觀八陣之圖如入無人之境而遂制蜀之死命矣嗚呼然後知陶士行坐鎮荆州四十一年曾不加一矢於僭僞眞不忠於晉室也哉

李壽縱獠於蜀

晉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壽從牂牁引獠入蜀

李雄時嘗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

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傍郡戶三千已上以實成都又從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獠居蜀本無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家獠遂挨山傍谷與土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不為編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履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難以道義招懷也　北史不載李壽縱獠而言獠自出未知首禍之因賴李膺益州記詳著其始惜司馬公之不及此也象山未知何地

論曰蜀之衣冠流徙荊湘而名郡樂郊皆為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猶未已也文物之不逮於兩京幾數百年職此之由自蜀通中國以來得禍未有如是之酷且久也可不鑒

哉

蜀鑑卷四終

蜀鑑卷五

江左不用蜀

晉咸康元年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漢主壽擊敗之壽遂置漢中守宰戍南鄭而還○案晉紀事在咸康二年

永和三年荆州刺史元溫伐蜀取之蜀故將鄧定隗文等反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

涪城今綿州德陽今遂寧府

振威將軍蕭敬文殺楊謙於涪城遂取巴西通於漢中

永和四年益州刺史周撫擊范賁斬之益州平○案晉紀事在永和五年

賁范長生之子隗文等立爲帝

梁州刺史司馬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於懸鉤

趙主石虎死國亂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勲帥衆赴之
勲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於懸鈎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
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季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
殺守令以應勲凡三十餘壁衆五萬餘人　水經注渭水
又東駱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水北流逕長城西
司馬勲釋懸鈎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
宛城南陽縣
永和十年溫大舉伐秦遣司馬勲出子午道
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
自淅川趨武關　子午道從杜陵徑漢中均口南鄉淅川
皆在今鄧州武關今商州春秋左傳哀公四年少習即武

關也

司馬勲掠秦西鄙

元溫別將進擊靑泥城破之凉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大敗之元中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溫至灞上秦太子萇退屯河南秦王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泥水水經注北歷嶢柳城魏置靑泥軍於城內故謂之靑泥城卽嶢柳關亦名藍田關白鹿原三秦記云周平王東遷之後有白鹿遊此因得名並在京兆府藍田縣

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

女媧堡寰宇紀云藍田山有女媧氏谷或云今金州有女媧山非也

秦丞相雄擊司馬勳於陳倉勳奔漢中

王猛謂元溫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長安咫尺而不及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是以不至溫兵不利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司馬勳自陳倉奔漢中涼秦州刺史王擢亦奔略陽 灞水出京兆府萬年縣灞城秦繆公所築

哀帝興寧二年益州刺史周撫卒以其子楗爲太守楚代之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

梁州刺史司馬勲舉兵反圍周楚於成都大司馬溫遣朱序救之

勲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引兵入劍閣圍周楚於成都

海西公太和元年荆州刺史元歆遣元罷攻南鄭討司馬勲朱序周楚　司馬勲獲之大司馬溫斬勲傳首建康

簡文帝咸安元年益州刺史周楚卒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爲益州刺史

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冦周氏世有威名乃以周仲孫代楚守蜀

孝武帝寧康元年秋七月大司馬溫薨

論曰晉室南渡中原非復晉有猶曰五胡崛起力未易支也若夫吳蜀脣齒之邦孫劉連衡用之以抗曹魏矣桓溫之取蜀也擇忠信之長嚴毅之帥蕃豢其生齒教誨其人民招集其流離驅遠其蟊賊庶幾積年之汙俗咸與惟新然後命一將以出秦川而目將以向宛洛孔明之志庶幾少伸矣哉軍至灞上徒出而歸司馬勲犄角之師曾何足仗西土之憂未艾也溫死而符堅得蜀矣堅凝之難信乎

苻堅取蜀

晉寧康元年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

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亮兵敗奔西城
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劒門克之
　青谷未詳西城今金州劒門今重慶府
秦梁州刺史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虓守涪城母爲朱彤所
獲虓遂降於安安克梓潼
荆州刺史元懿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
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至綿州帥騎五千奔於南
中
　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筰夜郎皆附於秦仲孫坐失守免官
秦苻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
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墊江今合州仇池今成州

元沖以毛虎生爲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以虎生子球爲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建平今歸州巴西治今閬州巴東治今夔州

寧康二年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鄧羌討之

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元石虔帥衆二萬及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瑤石虔屯巴東

五城今潼川府中江縣晉屬廣漢郡縣有五城山故名臧宮破延岑亦於此地

張育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秦楊安

鄧羌襲育敗之鄧羌敗晉兵於涪西楊安敗張重尹萬於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

益州復入於秦　苻堅雖得蜀而襃路未嘗失所以晉不久復得之也

晉孝武太元三年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秦既得蜀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明年拔之韋鍾遂圍西城　魏興在今金州治西城縣

太元四年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秦將張紹等敗之虎生退屯巴東韋鍾拔魏興吉挹死之

寰宇記吉挹爲梁州將〇案原本作都督依寰宇記改爲苻堅所敗於縣南九里峻山築城攻圍不下名吉挹城巴中今夔路巴東今夔州

太元六年秦王堅以裴元略爲巴西梓潼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穆帝永和三年梓潼郡僑置巴西治今綿州苻堅因之

太元八年十一月苻堅入寇大敗於淝水

晉復取蜀

太元八年夏五月元沖帥衆十萬伐秦遣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秦遣張蚝姚萇救涪城張蚝出斜谷亮引兵還元沖數伐秦蜀無功而還但拔蜀兩邑

五城今潼川府中江縣涪城今綿州

太元九年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遣巴西太守費統等將水陸兵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秦遣王廣康回拒之

巴郡治今重慶府巴縣

姚萇擊秦王堅秦益州刺史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

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太元十年秦益州刺史王廣以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廣帥所部奔還隴西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

丕蜀人爲江陵太守　秦政方亂而蜀人之歸秦者三萬人以夷獠亂其城邑而晉不暇謀也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刺史李丕復取益州以廣州刺史羅友爲益州刺史鎭成都

裕討譙縱

晉安帝元年二月元玄僭位 ○案通鑑桓元僭位在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此文疑有譌脫

益州刺史毛璩傳檄遠近討之進屯白帝

玄僭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玄以元希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之璩仍率衆次於白帝 白帝今夔州

毛修之及馮遷斬玄於江陵

玄以乘輿幸江陵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璩之弟子

也誘玄入蜀遂與毛祐之費恬擊玄益州督護漢嘉人馮
遷抽刀斬玄乘輿反正於江陵
元振復陷江陵
毛璩遣將攻漢中斬元希
義熙元年毛璩帥衆三萬順流東下討元振璩遣其弟瑾出
外水參軍譙縱反殺毛瑾於涪城璩還成都爲縱等所殺
毛璩遣其弟瑾瑗出外水參軍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
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共
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於水引出之共逼縱登輿縱又投
地固辭暉縛縱於輿襲毛瑾於涪城殺之璩至略城聞變
奔還成都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共殺璩及弟瑗　外

水今大江也庾仲雍云江城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內外水之所以名也江城縣卽今重慶府涪水水經云出廣漢涪縣之小廣漢南入於墊江所謂內水也涪城今綿州墊江今合州內水之所委也五城水口在郪縣今中江縣水也中江自有一水入於涪卽漢時所云廣漢郡有沈水臧宮嘗破延岑於此水水經注云江水又東絶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此甚誤江水未嘗絶綿洛又逕五城而至廣都涪水亦未嘗逕五城與綿洛初無相干廣都又在五城之上非下流也舛誤甚矣大抵蜀自後漢以來由廣漢而下涪水多逕五城亦爭戰之地今中江縣也

義熙二年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於白帝破之

譙縱以弟洪爲益州刺史子明爲巴州刺史屯白帝

劉裕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等討之修之至宕

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還白帝

宕渠宋於墊江置東宕渠郡今合州

義熙三年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擊楊承祖斬之

馮遷漢嘉人手刃元玄者爲鄉郡太守

劉裕表襄陽太守劉敬宣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

義熙四年劉敬宣與諸將至黃虎譙縱遣譙道福拒之敬宣

引軍還

劉敬宣旣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

益州刺史鮑陋及將軍文處茂時延祖等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王秦王興遣姚賞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遣譙道福悉還拒險相待六十餘日敬宣不得利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　黃虎在今潼川府通泉縣寰宇記云有黃滸川

義熙六年譙縱遣桓謙譙道福寇荊州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於枝江

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道規追斬謙　枝江今江陵府枝江縣

譙道福陷巴東

益州刺史鮑陋卒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巴

東今夔州○按自譙道福陷巴東至此原本誤連上條之末不復分段今詳文義分之

義熙八年太尉劉裕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帥臧熹劉鍾等伐蜀

義熙九年六月朱齡石從外水入成都臧熹從中水入廣漢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水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曰至白帝乃開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

軍倍道兼行　外水都江水自江陽南安平漢入成都內水涪水自墊江德陽黃虎上涪中水發源爲綿洛湔三水自江陽泝流上富義貲中牛鞞上廣漢

論曰劉裕之發函書即岑彭自墊江還江州泝都江上武陽之故智也

譙道福鎮涪城

以備內水

譙縱遣侯暉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朱齡石帥諸軍攻克之

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侯暉譙詵夾岸築城以拒朱齡石以天時盛熱欲養銳息兵劉鍾曰不然賊阻兵守險者懼不敢戰也盡銳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知人

虛實譙道福以涪軍來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城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潰矣秋七月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

平模今彭山縣

譙撫之屯牛鞞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

牛鞞今簡州陽安縣此中水所經由也打鼻寰宇記彭山縣有鼎鼻山亦名打鼻譙小苟所據也

譙縱棄成都朱齡石入成都縱自殺獲譙道福於獠中斬之

蜀鑑卷五終

蜀鑑卷六

氐羌楊氏據武都

晉惠帝元康六年略陽氐羌楊茂搜保仇池

初略陽淸水氐楊駒始居仇池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絶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

仇池在今成州卽武都也

愍帝建興二年楊難敵楊虎攻漢中刺史張光子孟萇死之梁州人張咸起兵逐難敵

元帝建武二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案宋書氐胡傳楊茂搜卒子晉愍帝建興五年

茂搜長子難敵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下辨今成州河池今鳳州

永昌元年趙王劉曜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難敵稱藩於趙

明帝太寧元年楊難敵與弟堅頭奔漢中趙遣擊之以田崧鎮仇池難敵請降於蜀難敵還武都

秦州刺史陳安據隴右叛趙主曜擊殺之難敵懼奔漢

初曜以田崧鎮仇池難敵既迎降遂還武都據險不服雄遣李稚出白水李壽出陰平以擊難敵難敵遣兵拒之壽

不得進李稚及李玝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
面攻之稚玝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
太寧三年楊難敵襲仇池克之殺田崧
成帝咸和三年趙劉朗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
朗掠三千戶而歸
咸和六年蜀李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咸和九年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
毅自稱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右賢王河
池公遣使求稱藩
咸康四年仇池氏楊初襲殺毅自立爲仇池公○案宋氏胡傳事在咸康三年北魏書氏傳同

初殺族弟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九年秦攻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

永和十一年楊毅弟宋奴刺殺楊初初子楊國殺宋奴自立爲仇池公元溫表國爲鎭北將軍秦州刺史

永和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國子安奔秦

升平四年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楊世稱藩于晉以世爲秦州刺史以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又稱臣於秦

太和五年楊世卒子纂立

世始與秦絶叔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西縣侯雅楊安姚萇等伐仇池楊統帥

武都之衆降纂亦降秦以統爲南秦州刺史。案晉載記苻堅傳與此同宋書氐胡傳北魏書氐傳則云太和五年世卒統廢世子纂自立纂衆黨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是統已前被殺無降秦事未知孰是

秦西縣侯雅楊安姚萇等伐仇池楊纂帥五萬之衆拒之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兵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以楊安鎮仇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不克廣與楊安戰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秦王堅伐蜀陷之以楊安鎮成都王統鎮仇池

太元十年楊定自稱仇池公

秦以楊定爲雍州牧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

太元十九年楊定攻西秦兵敗死定弟盛稱仇池公遣使稱藩

秦王苻崇爲西秦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乾歸遣將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太元二十一年封楊盛爲仇池公

晉安帝義熙元年仇池王楊盛據漢中

譙縱反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秦伐仇池攻漢中拔成固楊盛請降于秦

秦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

義熙三年楊盛遣苻宣入漢中刺史王敏攻之盛軍濜口敏退屯武興○案氏胡傳姚興遣王敏攻城因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濜口敏退事在義熙元年

盛復通於晉以大將軍授之　濜口在陽平關武興今沔州

義熙十年後秦伐仇池不克

楊盛侵擾祁山秦王興遣趙琨等攻之姚恢出鷲峽姚渠

上羊頭峽胡翼度出汧城與自雍赴之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曰先帝神略無方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爾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

義熙十二年楊盛攻秦祁山拔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封楊盛爲仇池王

宋文帝元嘉二年楊盛卒子玄立

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玄立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元嘉三年罷諮據武興（四庫全書攷證原本罷上衍秦字據資治通鑑吉翰爲梁秦二州刺史諮守始平翰還據武興此葢節緣其文而誤衍耳今刪）楊難當將兵拒諮不克

難當立弟

元嘉四年楊玄圍秦梁州刺史赫連輔政於赤水

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口逃還　駱谷見上注水經云

駱谷南逕仇池郡

魏封楊玄為南秦王

魏遣公孫軌奉策拜玄玄不出境軌責讓之玄懼而郊迎

元嘉六年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元嘉九年難當以保宗鎮宕昌以其子順守上邽保宗謀襲

難當難當囚之

宕昌西羌國名今西和州界後五年釋保宗之囚使鎮董

亭

楊難當遣司馬飛龍寇蜀逐陰平太守益州刺史劉道濟擊斬之

益州刺史劉道濟聚歛刻虐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親往依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道濟擊斬之蜀人趙廣等因是爲亂殺道濟以司馬飛龍爲名後參軍裴方明討之踰年而後定

元嘉十年楊難當襲漢川克之

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宋帝乃自徒中起蕭思話代之楊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下舉兵襲白馬又攻葭萌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遂有漢川之地

水經沔水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之地帝嗣復其鄉更

名曰縣目曰洋川以表其祥

元嘉十一年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復取漢中

蕭思話至襄陽遣蕭承之爲前驅緣道收兵進據礮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臨川王義慶遣裴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溫棄州城思話擊破之健甲子退保下桃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蕭承之以䂍擊之氐不能當走據大桃追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甄法護賜死蕭思話徙鎮南鄭初盛據漢中刺史范元之等皆治魏興惟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遜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

爲氏所焚故思話徙焉　寰宇記云黃金城張魯所築水經漢水東逕小大黃金南注云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旁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皆容百許人以其峻險故以金鐵制名下桃城南城北城在城固皆今洋州貢符縣地或言韓信所立或言張良創築葭萌水華陽國志曰漢水有二源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

元嘉十三年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改元建義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其後復稱武都王

魏楊難當據上邽降之

楊難當據上邽魏遣師討之先遣崔頤齎詔書諭難當難

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辨

元嘉十六年楊難當寇魏上邽

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元嘉十八年楊難當寇漢川詔裴方明討之

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苻冲出東洛以禦梁州兵劉眞道（○案宋書本紀作劉眞道何氏胡傳又作劉道眞未知孰是）擊冲斬之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詔裴方明討之

元嘉十九年裴方明克楊難當難當奔魏以楊保熾守仇池

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皆取

之楊難當遣苻弘祖守蘭皐使其子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追和至赤亭文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爲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眞道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濁水水經注白水之異名也

元嘉二十年魏擊仇池取之

楊保熾走

魏殺武都王楊保宗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屯葭蘆城

楊保宗謀叛魏魏河間公對鎭雒谷誘保宗送平城殺之鎭東司馬苻達遂據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

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遣古弼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辨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鎭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詔以文德屯葭蘆城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葭蘆水經注羌水又逕葭蘆城南寰宇記在文州曲水縣城五十里

宋姜道盛楊文德合衆攻魏濁水城不克

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戰死

元嘉二十四年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走漢中

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守五郡氐皆應之魏仇

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奔漢中宋人削其爵土

○案宋氏胡傳事在元嘉二十五年

元嘉二十七年取陰平平武郡以楊頭戍葭蘆

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陰平

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克執送荆州

使楊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元嘉三十年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鎮將苟莫干將

突騎救之道成等引還南鄭

孝武帝孝建二年以楊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

元和保宗子也宋以其初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

父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爲魏所執而爲宋堅守無貳

心王元謨請以頭爲西秦州刺史安輯其衆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即以授頭必能藩捍漢川使無虜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明帝泰始二年以楊僧嗣爲武都王

初武都王楊元和棄國奔魏從弟僧嗣復自立屯葭蘆蕭惠開復遣兵至梁州楊僧嗣帥羣氐斷其道間使以聞以僧嗣爲武都王惠開自益州舉兵多任刑誅蜀人猜怨合兵圍成都上赦其罪圍亦解

蒼梧王元徽元年楊僧嗣卒於葭蘆弟文慶立降魏

魏以文度爲武興鎮將

順帝昇明元年楊文弘襲魏仇池陷之魏皮歡喜等討之文

弘棄城走魏拔葭蘆斬楊文度以其弟爲武都王

魏皮歡喜等拔葭蘆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廣香爲陰平

公葭蘆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弘奉表謝罪於魏遣

子苟奴入侍

齊高帝建元元年魏葭蘆鎮主楊廣降於齊

建元二年齊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爲武都王鎮武興

武帝永明四年氐王楊後起卒種人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

爲武都王

永明十年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擊破之

集始走還武興請降於魏

明帝建武二年魏圍南鄭不克

魏仇池鎭將拓拔英圍南鄭梁州刺史蕭懿誘仇池諸氐斷其運道英全軍還

建武四年氐帥楊靈珍來降遣其弟襲武興王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亦來降魏遣李崇代之克武興楊靈珍奔齊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皆棄楊靈珍散歸崇進據赤土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積大木聚礧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慕容拒從它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敗走獲其妻子遂克武興靈珍奔

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靈珍爲仇池公武都王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楊集始自齊降魏守武興

集始將衆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魏梁州刺史楊椿遣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降魏魏人還其爵位使守武興

梁武帝天監二年楊集始卒子紹先立

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天監四年漢中太守夏侯道遷殺楊靈珍以漢中叛降於魏

夏侯道遷爲南譙太守奔魏魏使道遷從王肅鎭壽陽以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州刺史莊丘黑鎭

南鎮以道遷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謀降於魏先是楊靈珍來奔以爲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遂送於魏魏以邢巒爲征梁益諸軍事魏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嗣據石亭巒遣將擊走之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立思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案北魏書邢巒傳龐景民恃遠不降遣巴州刺史嚴元思往攻之與此異　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遂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以逼之梁遣孔陵戍深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褧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王足將軍擊破之遂入劒閣陵等退保梓潼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　石亭水經注

漢水逕西石亭深阬在今梁州北南安李膺記云宋置南安在今劒州成縣南石同在利州南今名石同谿按南鄭非魏能取之乃夏侯道遷以之降魏也然魏得仇池則漢中亦漸孤矣

天監五年魏執楊紹先滅之置東益州

紹先稱帝集起集義稱王圍魏關城邢巒使傅豎眼破之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鎭又改爲東益州　按武都郡即今階成鳳沔文五州之地自晉惠帝元康六年丙辰楊茂搜據之至梁天監五年丙戌爲後魏所滅凡二百一十一年

論曰蜀長江之上流也褒斜漢中蜀之門戶也武都又漢

中之藩籬也江左君臣視蜀如土梗弁髦然自以爲長江全勢無俟乎蜀也蜀與漢中置之度外而區區氐羌遂得以據四州之險歷二百年而後亡然無武都則無漢中無漢中則無蜀蜀非梁有一傳爲陳而江左之勢孤矣已事之覆轍可不鑒乎雖然以武都四川之地而氐羌恃以立國者二百年曾謂以吳蜀之全力而不能守乎

蜀刺史始不專用武人

齊武帝永明二年始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

晉代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帝以始興王鑒爲刺史先是刧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境上韓武方出降僚佐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

無以勸善乃有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晉宋齊梁益州刺史　晉周撫　周楚撫之子　周仲孫　羅友司馬軌之　鮑陋　宋張茂度　劉道濟激趙廣之變甄濬崇　周籍之　蕭惠開多任刑誅晉原一郡反　齊始興王鑑年十四　劉悛爲江淹奏贓貨鉅萬在益州置金浴盆　梁劉季連反　魯休烈　鄧元起　蕭淵猷蕭淵藻　武陵王紀十七年　見於史者十九人

論曰吳巖李氏曰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四代咸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譙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且其職貢於江東

耆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内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梁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之也

愚按蜀之士大夫狼狽於杜弢之流徙　於蠻獠之衝突非復兩京之舊矣爲益州刺史者類無豈弟之政一始與王鑑乳臭少年粗好文學而蜀人已歸之邪巒所謂蜀之民望文學風流亦爲不少率居山谷不獲仕進則流風餘俗豈盡泯哉李文簡公之論其亦深究當時之實矣

魏邢巒謀伐蜀

梁天監四年魏統軍王足進攻涪城

梁將魯方達王景嗣等三十九人皆敗死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

魏梁州刺史邢巒上表請伐蜀不報魏王足奔於梁巴西復降於蜀

巒上表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裘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

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矣若其出闗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頼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旣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戸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闘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能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

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爾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遰常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

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
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
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
西廣袤千里戸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鎭攝華獠則大帖民
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
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梁遣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
以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
蜀王足自魏奔梁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
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
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
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南安今劒州普成縣涪今

綿州巴西縣晉穆帝永和中於梓潼郡僑置巴西宋元嘉十五年割屬益州爲巴西梓潼二郡治故涪今名巴西縣

梁魏爭漢中

梁天監十三年魏遣高肇督步騎侵益州梁遣任太洪禦之不克

肇將步騎十五萬命傅豎眼出巴北羊祉出涪城奚康生出綿竹甄琛出劒閣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欵故有征無戰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動大軍舉不謹始悔將何及不從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梁遣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入其州招誘氐羌絶魏運路會魏大軍北還大

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進圍關城豎眼遣委喜等擊大洪大破之大洪棄關城走還

天監十四年晉壽歸於梁

傅豎眼性清素民獠懷之元法僧代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王買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爲兵葭萌民任會宗因衆心之怨魏也殺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獠多應之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

天監十五年梁張齊圍武興魏擊敗之復取東益州

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遣使告急

於魏魏以傅豎眼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其妻劉氏拒戰百有餘日梁兵遂退張齊復出白水侵葭萌傅豎眼敗之齊走還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

普通六年梁蕭淵猷圍魏和安於小劍魏淳于誕擊敗之淵猷圍和安於小劍遣其將樊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魏淳于誕焚其柵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

大同元年梁鄱陽王範樊文熾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晉壽歸于梁

敬和豎眼之子也

梁蕭欽引兵攻南鄭梁州刺史元羅降南鄭歸于梁

自天監四年漢中入于魏凡三十年而歸于梁

梁簡文帝天寶二年魏侵梁南鄭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循不可魏宇文泰遣達奚武取漢中循遣參軍劉璠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川刺史楊乾運救之

梁元帝承聖元年梁遣兵救南鄭魏人敗之

楊乾運至劍北達奚武逆擊破之劉璠還至白馬西爲武所獲送長安宇文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民請屠之泰將許之璠請之不許泣請不已泰曰事人

當如是乃從其請

梁州刺史蕭循以州叛降於魏

達奚武遣人入南鄭說蕭循曰足下所因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險不足據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於誰爲忠乎循乃請降魏賀蘭德願請攻之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强城池尚固攻之不克必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劒北皆入于魏

自大同元年漢中歸於梁歷二十七年而復入於魏

西魏尉遲迥取蜀

梁承聖元年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

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侯景之叛湘東王繹起兵紀遂稱帝

承聖二年武陵王紀伐江陵魏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

紀師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王繹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大將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

魏師圍成都武陵王紀還次於西陵紀衆潰梁主殺之成都

降魏魏以尉遲迥爲益州刺史

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矣受之魏以迥爲益州刺史　蜀自晉惠帝元康八年戊午李特亂至梁承聖元年壬申入于西魏凡二百五十四年

論曰蜀在江左歷晉宋齊梁君若存若亡者凡二百年而夏侯道遷以漢中入魏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歷三十年據于魏而元羅又以漢中歸於南又歷二十七年歸于梁而蕭循復以漢中入于北亦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漢中既亡而魏人以涪城爲重鎭涪城今綿州武陵王紀空國東下尉遲迥擣虛而來蕭撝遂以成都降矣豈迥之

威足以加蜀哉蜀一也諸葛孔明以一隅之地抗衡中原而有餘江左諸人以吳蜀之全保蜀而不足果在德不在險也

蜀鑑卷六終

蜀鑑卷七

唐明皇幸蜀

唐玄宗天寳十五載帝出奔蜀

安祿山反哥舒翰敗績賊遂入關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疋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帝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馬嵬驛在興平二十二里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非人卿等從朕倉卒不得別父母妻子遠涉至此勞苦甚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自足達衆皆哭曰臣等以死從陛下不敢有二　扶風改爲鳳翔郡

帝至散關

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穎王璬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攷證原本脫將字據資治通鑑補

帝至河池郡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
帝至普安房琯謁見以琯同平章事
普安今隆慶府
太子即位於靈武上皇至成都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
風
至德二載上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冬十月上皇發蜀郡
上皇至鳳翔
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

論曰蜀叢爾一隅耳漢高帝以布衣特起項羽王之漢中焚絶棧道示無還意矣徘徊南鄭鬱鬱不欲久居明皇以英武之姿迺沈溺宴安召禍致寇不復堅守京師狼狽奔蜀使非李郭諸人輔肅宗以歸關中唐之宗社亦岌岌矣哉厥後德宗至興元而遽反中和之駕留蜀者三年朱温遂以篡唐唐人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豈知河北之失又甚於明皇之棄京師而走蜀歟

高崇文討劉闢

順宗永正元年劒南西川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節度使韋臯薨闢久佐臯幕自爲留後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强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未能討也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措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闢既得旄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劉闢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憲宗元和元年以神策軍使高崇文將前軍兵馬李元奕將次軍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討闢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

駱谷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將軍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迺命高崇文將五千李元奕將二千與嚴礪同討闢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折人筯者崇文斬之以徇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闢據劍閣以抗王師

高崇文入屯梓州斬李康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

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嚴礪奏克梓州制削奪闢官爵韋
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鬭無所資若與梓州綏其士
心必能有功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劉闢城鹿頭關高崇文擊敗之又破闢於漢州嚴礪將嚴秦
破闢衆萬餘人於石碑谷
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
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將高霞寓攻奪之崇文又
破闢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緜州
石碑谷　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萬勝堆未詳
高崇文破劉闢衆萬人於玄武
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玄武今潼川府中

江縣

高崇文又敗劉闢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

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士卒降者萬計

高崇文克成都擒闢檻送京師伏誅

崇文直指成都克之劉闢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盧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檻送京師斬之

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嚴礪爲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合事宜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

論曰河北連衡旅拒朝命地險勢强誠未易支也區區之蜀豈得與之爲比唐都關中蜀近在戸限之外徒以正元姑息吐蕃陸梁韋皐得以久任者二十餘年劉闢一狂生遽欲踵皐之轍自爲留後此而不討何以爲國憲宗任杜黄裳爲相天誅一加而威行兩河偉哉

唐僖宗幸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黄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黄巢趣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

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救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勲上至壻水詔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預爲備擬

帝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中和元年春正月發興元至成都

陳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鄭畋遣其子凝續詣行在凝續追及上於漢州車馬至成都館於府舍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

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黃頭軍使郭琪帥所部作亂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田令孜用事昭圖上言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蟇頤津在眉州眉山縣
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押牙高仁厚討平之
陳敬瑄鎮西川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多所求取

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殺之以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官軍與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爲俘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皆聚衆以應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伐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皆曰某

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聞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使尙書求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等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將斬之監軍力救僅免命悉平塹柵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

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摯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不欲卽遣汝歸爲前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摯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曰羅渾摯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也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川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寃日久無所控訴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

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悉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勾胡僧而冎之阡能孔目官張樂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非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故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陷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胡氏曰唐溪明足以昭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禔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無自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涪州刺史韓秀昇反高仁厚討平之

涪州刺史韓秀昇等聚衆冦江淮貢賦斷絶雲安淯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平之　雲安今隷夔州淯井今長寧軍

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平之以石厚為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以東

川相賞師立聞之怒舉兵反詔仁厚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圍頭使楊茂言不能禦師衆走諸寨聞之皆走茂言走至張杷追及之詰曰仁厚斬以徇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數日鄭君雄斬師立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張杷在潼川府

光啓元年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

光啓二年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

敬瑄疑仁厚欲去之會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陷成都敬

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　司馬公考異云張彰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極忠孝使在王司徒不過浮漚司徒謂王建也

論曰僖宗之幸蜀歷三年之久而叛者亦三年非一高仁厚爲之掃平則雖區區之蜀不容以一朝居也愚觀仁厚忠誠智勇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嗚呼世運雖衰而天之生才也未嘗乏當僖宗之時有鄭畋以爲相有仁厚以爲將使二子得伸其志而敬瑄令孜不遂其姦則唐室未至於不可支也觀仁厚之平阡能等吐露心腹於蚩蚩之民而

至於不戮一人亦可謂忠厚之至矣議者謂蜀民喜亂不爲過乎彼唐溪邛州一孔目官耳其明智與廉爲後世君子之所樂道而高仁厚之忠厚卓卓如此宋景文公乃略其事謂其不可與事天子惜矣

王建據蜀

唐僖宗光啟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闢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軍勢益

盛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保漢州

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彦明合謀圖已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維立於蠶此又拔德陽顧彦明以其弟彦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　學射山在成都蠶此屬新繁縣

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山陳敬瑄救之而去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彦朗亦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積藩鎮跋扈會得彦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以韋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楊安仁費師懃等擁兵自保皆附於建

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治邛州

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使削奪陳敬瑄官爵

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

大順二年詔顧彦朗王建罷兵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爲其

親吏昭度大懼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田令孜以印節詣建陳敬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徙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

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

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圍彭州踰年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

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民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向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皆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俟淘虜者移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於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例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頗得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

親戚七乞彭士官麻民未入山名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贊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茂先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莽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宜所就之狹劣也

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敘華陽國志也其言曰先自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數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

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遊塵野馬同汲於邱原者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彭州一軍士而致堂胡氏拳拳焉而進之也如此蜀之才遺逸之久如汲公之言眞可惜也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

宦者楊復恭奔興元興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貞討之遂取興元守亮等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地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二年（案二年上原衍大順二字今刪）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請於朝不許遂殺之

乾寧元年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侯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　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圃
乾寧三年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更名宗播
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存泝江略地以存爲萬州刺史存遂降於建
乾寧四年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攻瀘州取之
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宗厚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通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
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爲節度使楊守亮嘗攻之求救於王
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覺其謀至是彭州
既平建乃謀東川　玄武今中江縣
鳳翔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王建
自將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
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朝廷遣使和解兩
川遇建於張杷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
與彥暉五十餘戰遂圍梓州用蜀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
諭以外無救援彥暉勢益孤知遂州侯紹知合州王仁威
鳳翔將李繼溥皆以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

城兵尚七萬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　彦暉兄弟有廟在潼川府子城

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敬瑄田令孜斗筲竊柄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楊晟顧彦暉獨攖其鋒以死拒之然晟蓋敬瑄之黨而彦暉亦不欲爲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喋血數年乃定其禍也慘矣二州之人戸而視之不亦異乎

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

西川兵至利州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之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王宗播遂破金牛

黑水西縣襃城西寨王宗綰破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

三泉今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襃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

王建取洋州興州

李思敬以洋州降於建建攻拔興州以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天復三年王建出攻秦隴判官韋莊入貢

建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遺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

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蜀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

進王建爵蜀王

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

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侯矩以城降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爲夔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乃棄歸峽屯軍夔州

王建自光啟三年丁未據閬州反至天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

朱全忠刼上幸洛陽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建遣

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建始自用墨

制除官

五月趙康凝攻夔州不克

康凝鎮荆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

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絶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鎻峽

王建與鳳翔李茂貞連和合兵討朱全忠

馮涓言於建曰梁唐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得

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和親

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覘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

與茂貞修好

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取之

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後數年桑弘志又克之

天祐四年王建稱帝

岐蜀交爭

蜀永平元年岐攻興元唐道襲擊禦之

梁以僭號唐已亡矣今係以蜀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宗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於青泥嶺

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

先是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卒保

之知俊繼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𥐻口斬其戍州刺史李彥琛　青泥嶺在馮州長舉縣西縣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齊梁州記范柏年因出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復有此否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間明珠曲未詳𥐻口𥐻谷水口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

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

蜀主入利州命彭君集破岐二十寨王宗侃在安遠遣人自

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王宗弼救安遠宗弼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蜀主自利州如興元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岐兵解圍遁去　金牛屬大安軍黃牛川在南鄭縣黃牛山下中巴在今巴州泥溪在利州西南今米倉山間道也

蜀永平二年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

永平四年蜀攻岐階州破長城關

永平五年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

蜀遣王宗播攻秦州王宗瑤攻鳳州王宗翰引兵出青泥

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乘勝趣秦川王宗鐸克階州王宗綰克成州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奉牌印迎降王宗紹自河池兩當會王宗瑤攻鳳州克之　泥陽水北出泥谷上染坊屬天水入　郊堡南

通正元年蜀攻岐圍鳳翔

王宗綰舉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岌棄隴州奔於蜀軍蜀軍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　故關在隴州隴安縣

先天元年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高季昌攻蜀

蜀王建永平四年荆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隷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

後唐取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

紹琛攻蜀威武城指揮使唐彦思等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

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乃倍道而進

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

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以承捷攝武興節度使

蜀主王衍東遊至利州遣王宗勳等將兵逆戰李紹琛等戰於三泉大破之

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等爲招討將兵三萬人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

蜀主王衍西走斷桔柏津命王宗弼守利州
李紹琛趨利州魏王繼岌至興州宋光葆及諸城鎮皆降
蜀武德留後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王承肇以洋蓬
壁三州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
城降其餘城鎮皆望風款附
安重霸以秦隴降王承休自文扶歸成都
王承休與安重霸在秦隴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
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閣邪然
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爲然重霸
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
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

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西南還蜀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寰宇記扶州在文州曲水縣今爲鎭文州西至扶州鎭蕃界一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松州北至扶州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

高季興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尋遣夫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唐之伐蜀也亦命高季興充招討使季興常欲取三峽畏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

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砍之會風大
起舟絓於鎖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
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同光三年李紹琛入利州修桔柏津梁
魏王繼岌至劒州
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
李紹琛至綿州浮馬渡江入鹿頭關進至漢州
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
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
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
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拒關折吾兵勢倘延旬

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

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

王宗弼差使勞軍且輸降款

魏王繼岌郭崇韜李紹琛李嚴等至成都蜀主王衍出降

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王宗弼王承休伏誅莊宗聞破

蜀遣宦官向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

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

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

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

貨皆入崇韜家

王建自光啓三年丁未入閬州至唐同光三年乙酉蜀滅

凡三十九年

蜀鑑卷七終

蜀鑑卷八

孟知祥董璋連兵拒命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郭崇韜之伐蜀也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川帥崇韜素與董璋善蜀平崇韜薦爲東川節度使詔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平蜀之役紹琛功爲多董璋位居下帥東川紹琛不能平會郭崇韜誅紹琛謂董璋曰欲復呫囁誰門耶璋懼謝罪

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詔以任圜討之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天成四年遣李仁矩如兩川

詔令西川獻一百萬緡東川五十五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

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夏魯奇為武信節度使

詔割果閬二州以仁矩爲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又詔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益兵戍之董璋孟知祥大懼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爲婚姻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

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爲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進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詔書慰諭之璋表武虔裕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又閱集民兵皆翦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州知祥遣李仁罕

等攻遂州侯弘實會璋攻閬州
知祥謀於趙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
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舉兵
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
詔削董璋官爵遣石敬瑭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築
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
衆降於仁罕
董璋攻利州不克

知祥聞之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還奔劍閣非計也　漫天山名在利州

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趣漢州

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朱偓分兵趣黔涪

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

石敬瑭襲劍門克之王弘贄等破劍州退保劍門

石敬瑭入大散關王弘贄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　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

孟知祥遣李肇據劍州趙廷隱自遂州將兵會屯劍州李鈞

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

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李鈞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内指揮使龎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

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
之喜曰吾始謂弘贇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
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弃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
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毁劍
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　木馬寨距劍州
十里來蘇近劍門小路也劍門南青疆店與大路合
王弘贇等遣兵分道向文州
官軍將襲龍州爲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陵州刺
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石敬瑭進屯劍州不利退屯劍門
敬瑭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兵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

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㝷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强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詔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累表論奏以爲蜀可伐明宗頗然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

魯奇有廟在遂寧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石敬瑭以遂閬既降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李彦琦弃城走兩川兵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安重誨以讒誅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果州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璋已族滅尚何謝爲由是復爲怨敵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顗在劍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孟知祥圖蜀

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又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爲西川都監

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

饒遣李昊爲三川都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李昊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

天成二年孟知祥殺李嚴

高季興襲取夔州

季興請夔忠萬州爲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以劉訓

爲南面招討使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

以趙季良爲西川副使

從孟知祥之請也

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

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天成三年孟知祥置三場於漢州榷鹽

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請免之

毛重威將三千人往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長興元年孟知祥劉雲安鹽監隸西川

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許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知祥以李仁罕爲峽路招討使將水軍東略地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弃鎮自均房逃歸

孟知祥擊東川全有蜀地

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川克漢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

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

廷隱將三萬人拒之知祥留趙季良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璋望西川兵衆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塚督戰毛重威李敬瑭守雞蹤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

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其親兵八千餘人璋拊膺曰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武侯津趙廷隱追至赤水　赤水在漢州東彌牟鎮有武侯八陣圖鷄蹤橋在彌牟鎮武侯津在彌濛水李膺益州記云昔有人姓侯兄弟五人住此水側皆武勇殷富俗人呼為五侯水董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於知祥

知祥入梓州遂定東川

長興四年以孟知祥為東川節度使蜀王

閔帝應順元年孟知祥稱帝

唐山南節度使張虔釗武定節度使孫漢韶以兩鎮降

遂有山南洋州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人還利州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孟昶得階成秦鳳四州

昶明德十年漢秦州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案通鑑事在孟昶廣政十年五代史在廣政十二年明德乃孟知祥年號止於四年此云昶明德十年誤又通鑑云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五代史惟無重字餘俱同與此互異

據五代史蜀檮杌亦云

階州刺史王君懷以州降

據通鑑

昶遣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

攻鳳州據五代史云克成州據蜀檮杌於是盡有王衍故

幽蜀檮杌云遣李廷珪非孫漢韶也今從之又通鑑書此
殊略

周世宗伐蜀取四州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王景拔黃牛寨蜀將趙季札遁歸蜀王昶斬之
世宗常憤中國日蹙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吏有獻
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
備季札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請自行世宗遣王景伐蜀
自散關趣秦州王景拔黃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
懼不敢進單騎馳還成都蜀主怒斬之　黃牛寨在鳳州
東州去興趙原四十里原去寨十五里

王景敗蜀師於黃花谷蜀師皆潰取秦階成州

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我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韓繼勳弃秦州奔還成都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　馬嶺寨在鳳州之西去州三十五里白澗鎮在鳳

州唐倉鎮及黃花谷在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楠山南流逕唐倉城下黃花谷水亦出此山寰宇記云唐倉鎮入蜀要路魏將唐倉於此柵而立倉廩故謂之唐倉柵廢黃花縣在今鳳州梁泉縣

王景克鳳州取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絶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固鎮屬鳳州

論曰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亂盜有土宇塵淤華岷論蜀者羞稱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僞定蜀地知祥之據

蜀也奕世而后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難矣及其末也兵不戰而自潰褒斜劍閣如涉無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爲險也故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蓋士之賢於長城也久矣區區之蜀何足道哉

本朝王全斌下蜀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以王全斌爲鳳州路都部署劉光義爲歸州路副都部署分道伐蜀

蜀知樞密院王昭遠說蜀王遣使幷門發兵南下而蜀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受敵以窺關右之地蜀主遣趙彥韜等齎蠟彈帛書遺北漢主劉鈞約兵濟河同舉

入寇彥韜至都下取其書以獻上笑曰吾西討有名矣翰林醫官穆昭嗣初事高季興逮上問以蜀中地理招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笑於是命全斌等分道進討上出畫圖謂全斌等曰西川可取否禆將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即平矣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等帥兵拒戰

十二月王全斌取興州

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圖魚關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

蜀山南節度使韓保正弃城走史延德入興元追獲之蜀軍

退保葭萌

保正聞興州破遂弃山南退保西縣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千餘萬斛裨將崔彦進與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州殺虜甚衆蜀軍燒絶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入夔州蜀守將高彦儔死之

光義等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生擒戰棹使袁德宏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泝流至此切勿以舟師爭

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也光義等未至鎖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守將高彥儔謂其副趙崇濟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遂領千人以出光義遣張廷翰等引兵前與守謙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勢登其城彥儔整衆出鬬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彥儔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解符印授濟反拒其戶整衣冠再拜登樓縱火自焚

王全斌入利州

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隘難並進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

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等入劍州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募兵守劍門命太子玄喆為元帥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君宜求進取之策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峽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江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青疆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彊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弃命而走延

德遂至青疆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奪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陳策馬先登昭遠據繩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冑弃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州昭遠為追騎所獲太子玄喆等皆嬉遊不卹軍政至綿州聞劍門已破弃軍西還

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以表請降全斌等入成都

蜀老將石奉頵請聚兵堅守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李昊勸昶降迺遣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

劉光義曹彬自夔門會王全斌等於成都

光義等發夔門萬施開忠等刺史皆迎降至遂州知州陳愈亦降諸將所過咸用屠戮以逞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至成都王全斌等縱部下掠奪子女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事具國史茲不著

論曰唐末五代宇縣分裂歷七姓十三君垂五十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而爲四僭竊蜂起豈獨建與知祥而已哉我宋龍興削平僭僞昶不率先諸侯以朝京師而天討所加方且尤其豐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師既定蜀繼下江南俘李煜而車書混一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年安枕矣

蜀鑑卷八終

蜀鑑卷九

西南夷本末上

西南夷在蜀徼外非細故也漢武帝始置郡縣叛服不常屢見於史今從通鑑繫年書之武都氐羌至楊氏而始大其後遂爲階成興鳳等州爲蜀之藩籬已别見不著于此

漢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爲中郎將使通南夷始置犍爲郡

初建元六年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蒟醬多竊持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

上書曰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水道多絶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從笮關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爲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爲犍爲郡　華陽國志曰昔楚威王遣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通遂留王滇池因名且蘭爲牂牁國注牂牁繫船杙也後漢注牂牁江中名山也笮關在沉黎郡又云犍爲郡治鼈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注云鼈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史注鼈水通

牂牁郡出沅江水經注云東逕沅水出且蘭東逕辰陽南又逕沅陵縣西寰宇記云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夜郎且蘭縣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牂牁郡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鱉水出符縣今瀘州合江縣即符縣南廣今敘州南溪縣亦其地鱉與南廣皆在都江之南也

司馬相如爲中郎將通西夷置都尉

唐蒙發卒治道數萬人自僰道詣牂牁江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法誅之巴蜀民大驚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筰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近蜀易通

爲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除邊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餘十縣屬漢天子大悅　靈關道漢地理志屬越嶲郡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峯嶺嵯峨靈關鎮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四面險峻控帶蕃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云廓靈關而爲門邛徠山本名邛筰卽邛人筰人之交邛徠關在雅州榮經縣孫水本名長河水又曰沙水出嶲州臺登縣繩水出徼外若水南至大筰入繩○案自司馬相如爲中郎將至此原本誤連上條之末不復分段今詳文義分之

元朔三年罷西夷

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注自保守且修其城郭〇案今漢書西南夷傳注作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蜀宜徑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重九譯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滇池寰宇記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華陽國志云滇池縣治滇國有澤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漢爲益州郡治蜀漢又改爲晉寧郡唐爲昆州滇池在晉寧縣隷戎州都督北接嶲州戎州今敘州也

元鼎六年苴蘭君反平之以爲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以爲夜郎王以邛都爲越嶲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武帝又誅邛君幷殺筰侯冉駹之戎等皆震讋乃置四郡

直蘭夜郎牂牁已見上寰宇記云郡有越水嶲水皆出
生羌界言越嶲者以彰威德也越嶲郡在黎州徼外唐置
昆明縣以南接昆明夷越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筰都
最大爲沈黎郡今黎州之境是也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駹最大置汶山郡今茂州諸羌是也在蜀之西自駹
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置武都郡今階成興鳳文
州等境是也今茂州有路可通文州元封二年武都氐反
分徙酒泉今附見此
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元封二年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
明池以習水戰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帝乃遣郭昌黎巴蜀人擊勞深靡
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
漢史夜郎之西有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北接嶲州名
為嶲昆明在敘州徼外已詳見上注益州治昆明也
孝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牂牁夷反募吏民發奔命擊破之
益州廉頭姑繒氏反殺長吏牂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
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奔命萬餘人
擊牂牁大破之　廉頭姑繒未詳談指同並皆漢牂牁郡
屬縣並音伴
始元四年姑繒葉榆復反遣呂辟胡將兵擊之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溺死者千

餘人　漢書北至葉榆注澤名因以立號後爲縣屬益州郡
始元五年大鴻臚田廣明等擊益州夷大破之以鉤町侯亡波爲鉤町王
捕虜二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長八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　鉤町益州郡縣後爲寧川晉屬興古郡興古在唐爲盤州近朱提徼外
宣帝地節元年武都白馬氐反使駱武平定之廢汶山郡置都尉
駱武平白馬羌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詣武自訟一歲再

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以來四十
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　按華陽國志
汶山郡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郎
今茂州汶山縣是也在漢有綿虒縣
成帝河平二年西南夷相攻以牂牁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爲道
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
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
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
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
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

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弃其民絕其王侯勿復與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其頭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與妻父翁指收餘兵迫脅二十二邑復反立討之威震南裔　鉤町漏卧漢屬牂牁郡後屬與古郡近朱提任敘州徼外今敘州有陳

立祠

王莽始建國四年西南夷殺牂牁大尹

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

莽天鳳元年大發兵擊夜郎蠻不克越巂蠻亦殺其太守

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復大賦斂而粤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

光武建武元年公孫述稱帝粤巂任貴殺大尹以城降于述

益州太守文齊牂牁功曹謝暹入貢

齊廣漢人爲益州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成都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卽位乃間道遣使自聞三蜀大姓龍傳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牂牁郡聞光武在河北乃遣使自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爲義郎蜀平徵文齊爲鎭遠將軍封成義侯帝以齊有義特褒之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建武十四年以邛穀王任貴爲越巂太守

建武十九年西南夷棟蠶反詔劉尚討之尚誅任貴與棟蠶

等連戰破之
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弄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
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遣劉尚
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尚軍遂度
瀘水入益州界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破之追至不韋斬棟
蠶首卭穀王任貴恐尚定南方已不得自縱因欲襲擊尚
尚知其謀卽分兵先據卭都遂掩任貴誅之尚虜獲生口
馬牛羊甚衆　姑復楪榆弄棟屬雲南郡連然滇池建伶
昆明屬建寧郡朱提郡在廢曲州今敘州宜賓縣接境建
寧郡治味有郁鄢縣屬敘州宣化縣接境餘見下注華陽
國志云不韋永昌郡治哀牢國建寧之極西南也

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酋詣越雟太守鄭鴻降封賢栗等爲
君長
牢山夷散在溪谷絕域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
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王與
戰殺其兄弟六人共埋之夜爲虎食其尸餘衆驚怖引去
賢栗恐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
國其有聖人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遂率種人戶詣越雟
太守求朝貢自是歲來朝貢
明帝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傳首京
師
太守張翕安漢人政理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蘇祈

叟二百八送喪至翁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　蘇祈亦作蘇示如字屬越嶲郡安漢今東州

永平十二年哀牢內附以其地置博南哀牢二縣始置永昌郡

哀牢王柳貌內附戶五萬西南去洛陽七千里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以廣漢鄭純爲太守獨尚淸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帝嘉之　古今注曰益州西部都尉居嶲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嶲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也華陽國志博南山高三十里○案今華陽國志作四十里　度蘭倉水也哀牢在寗州之極西

南山有閩濮鳩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治不韋縣寧州治
味奧朱提相接在今敘州徼外咪音昧
永平十七年白狼夷稱臣奉貢作詩歌誦漢德益州刺史朱
輔譯奏之
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
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戸三
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白
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卬來大山零高坂
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臣輒譯其詞語謹遣犍爲郡掾恭護
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是時邊郡官吏皆有雕飾畫山神海
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　白狼在卭筰之

外華陽國志曰邛徠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巖阻峻回攷證原本嚴譌若據漢書改曲折乃至山上凝氷夏結冬則劇寒零高坂卽靈關道也寰宇記並在雅州蘆山縣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夷殺守令反攻博南發永昌越嶲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等擊破於博南斬之

哀牢王類牢等殺守令攻越嶲太守王尋奔楪榆帝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疋封爲破虜傍邑侯　楪榆後屬雲南郡博南永昌郡

元和五年以王阜爲益州太守始興學校於南中

阜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
文學漸遷其俗尹珍者遠從許叔重受五經還以教授於
是南域始有學焉 ○案王阜事見後漢西南夷傳但云元和中考元和止於三年無五年此誤
和帝永元六年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大象
漢史哀牢夷傳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重譯入貢
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金印綬錢帛並附哀牢夷傳
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王唐繒等內附
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附筰都夷傳　旄牛今
黎州通望縣地
安帝永初元年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內附

獻象牙水牛封牛

元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攻蠶陵城殺縣令

蠶陵冀州今茂州界

元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舉國內附

令田與徼外三種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舉土內屬

安帝增令田爵爲奉通邑君　毦結毛爲飾也音餌

元初三年越嶲徼外夷大羊舉種內附

種人三萬一千戶內屬○案種八疑當作入種原脫屬字依後漢西南夷傳補

元初四年越嶲反殺遂久令

漢史注云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屬雲南郡唐盤州

元初五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應越嶲夷詔益州刺史張喬

討平之
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先以詔書告示三郡乃與封離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八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喬有遺愛拜其子湍爲太守竦成都人也

永寧元年撣國王再遣使入貢

撣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撣國西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由調爲漢大都尉

延光二年旄牛夷反攻零關張喬擊破之

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旄牛屬今黎州零關在今雅州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秦時白虎爲患夷朐忍等射之號曰板楯蠻

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

蠶陵在唐冀州衛山冀水兩縣古松州悉州之間與茂接

境近西羌
延熹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執益州太守雍陟詔以李禺爲益州
太守討平之
諸夷反執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
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弃之太尉
椽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禺益州太守與刺史龎芝發板
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禺卒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
太守討定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米至數十云
獻帝建安十九年昭烈定成都以鄧方爲庲降都督
昭烈遣安遠將軍鄧方爲朱提太守庲降都督輕財果毅

夷漢敬其威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庲降都督

鄧方爲昭烈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遂用恢爲都督治平夷縣　寰宇記云平夷即與古郡華陽國志云建寧郡治味音昧故庲降都督屯也味在唐爲郎州與朱提相接今在敘州徼外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益州郡耆帥雍闓聞昭烈崩隕殺太守正昂以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外雖澤而內實麄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遥用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

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

迹更步古人不能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共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洩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誼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行懷闓不聽都護李嚴與闓書諭闓荅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斬雍闓遂平四郡

亮率衆南征叅軍馬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

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高定元自旄牛定莋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王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使觀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秖如此卽易勝耳乃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

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以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拔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冬亮自漢陽還亮又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亮又爲誓碑云碑若仆蠻爲漢奴蠻人至今以石搘之　李膺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東下三百

里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爲難水經注曰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爲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差無害山海經云黑水之間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大度水出徼外至大莋與若水合。案水經注云大度水出徼外至莋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巂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莋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據此則至大莋合若水者乃繩水非大度水也疑蜀鑑有脫誤又有孫水名白沙江出臺登縣經邛都縣入若水繩水又逕越巂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若水瀘水繩水孫水大渡水淹水隨決入而納

通稱正是異水沿江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樂史寰宇記云巂州會川縣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丈四時多瘴氣論曰多語瀘而不同何也酈道元之說在始昌不韋縣樂史之說在巂州會川縣以史觀之樂史之說是也蓋孫水若水繩水皆出於西北徼外而合于邛筰之間其山卽盧峯故唐吐蕃嘗屯三瀘水謂之三瀘以是三水也孔明之渡瀘則由越巂入益州也益州卽滇池連然雲南等縣矣不韋縣在永昌郡文益州之極西南三瀘自越巂人朱提諸史所言皆然經益州界則有之若謂之逕不韋縣又謂盧峯在不韋則誤矣樂史又以堡峯爲盧則擇焉不精矣渡瀘細事爾然非參稽舊史則未易知也

改益州郡爲建寧卽分永昌置雲南郡牂牱郡興古郡
以李恢爲建寧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
丞相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
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
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
以馬忠爲牂牱太守　建寧郡治味縣郗鄗屬焉今叙州
宜賓界也雲南卽古滇王國唐爲姚州治弄棟川卽漢弄
棟蜻蛉縣地漢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在此地也興古郡
卽唐盤州漢平夷縣地平夷北接味縣同樂升麻等地郎州
又接曲樂州卽朱提縣朱提又接今叙州也
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爲庲降都督

來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冑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檄召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冑斬之

延熙三年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越嶲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嶷爲太守以討降其君長誅戮蘇祁定筰諸豪酋繕治城郭蠻夷致力定筰臺登卑（音班）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置長吏焉

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反遣將軍姜維討平之

寰宇記云今維州城有姜維故壘唐武德七年白狗羌降
附於姜維故城置維州
晉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
武帝以益州地太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之交州永
昌合四郡爲寧州太康三年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
尉以護之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
八部夷族都監行夷事惠帝太安二年復置寧州分建寧
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
光寧元年寧州五苓夷攻圍州城太守李毅卒
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吏
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

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矜卹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屍爲戮時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初李毅死其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之以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爲刺史既至表釗爲朱提太守至南廣時寧州內逼於李雄外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以五苓夷首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

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　莊王墓卽莊蹻墓也楚威王遣莊蹻伐夜郎遂王滇池滇王其後也南漢朱提漢屬犍爲郡在今敘州徼外

愍帝建興三年夷王沖歸朱提雷炤建寧爨量降于李雄遣李驤破越巂李雄伐寧州遜破之

犍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牁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又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慬保興古槃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越巂攻臺登縣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違遜指授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　堂螂朱提屬邑今敘州徼外有堂螂山瀘水馬湖江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朱提太守楊術與李雄羅恒戰于臺登兵敗術死

　臺登屬嶲州今黎州徼外

咸和八年李壽拔朱提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李雄

　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爲前鋒拔之又遣鎭南將軍任回出越嶲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惟牂牁謝恕不爲壽用遂保郡屬獨爲晉官壽復擊取之李雄以李壽領寧州威鎭南中

晉康帝建元元年李壽縱獠於蜀

　事已見上蜀土無獠始從山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自此蜀之藩籬蕩然

南夷之事不可推訪矣惟蜀獠爲患至唐末猶見之史要
不足採今不復錄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平越嶲置西寧州
遣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嶲因置郡　李膺益州記云晉
永嘉分崩李雄竊據蜀地蕪廢將二十紀夷人侵軼獠又
間之公私路絶無可推訪後魏廢帝二年始更招攜民漸
墾殖因僑立蒙山郡十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
乍叛乍服後周武帝征越嶲又開其地因立嚴州取其嚴
敬爲稱隋開皇四年改嚴州爲西寧州　蒙山郡今雅州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初王謙反于蜀梁睿討平之西南夷獠莫不歸附惟南寧

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詹上疏以爲南寧州漢世牂牁之
地戸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
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
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
入乞略定南寧帝未之許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
刺史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史萬歲帥衆擊之入自蜻蛉
州至于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
紀功碑渡西濔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
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
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賂萬歲以金寶萬
歲於是捨翫而還明年翫復反上欲誅萬歲翫懼入朝文

帝誅之　紀功碑在拓東城西瀰河在南詔所都城下卽葉榆河也渠濫川在神龍河之西卽滇池也

以梁毗爲西寧州刺史

毗爲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

蜀鑑卷九終

蜀鑑卷十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爲唐深患其憂不特以蜀也天寳初分天下爲十道劒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軍屯十二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徳元年以西爨蠻弘達爲昆州刺史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隋末爨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唐高祖即位以子弘達爲昆

州刺史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　曲州卽漢朱提郡升麻在漢建寧郡唐爲郎州靖州在曲州之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昆彌卽漢之昆明也以西瀰河爲境卽葉榆河也巂州治中吉弘緯〇案唐南蠻傳作吉偉　通南寧至其國說之來降自是歲與牂牁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仁壽旣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瀰河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蠻夷悅服

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貞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酋長謝
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詔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
隸黔州都督牂牁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牁
爲牂州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
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
爲王會圖詔可
貞觀二十二年西瀰河大首領楊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尚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
趙楊李董爲鉅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

知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以十二月爲歲首巂州大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太宗以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還大首領楊同外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

貞觀二十三年擊西爨開蜻蛉弄棟爲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於是內屬以其地爲傍望

覽邱求五州隸朗州都督白水蠻地與蜻蛉弄棟接亦隸

朗州

高宗永徽元年朗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禿磨蒲等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

死亡略盡孝祖言正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蜻蛉弄棟爲

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常扇誘弄棟欲使

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瀰河相接人衆殷寔多

於蜀川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永徽六年巂州道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東㑹等蠻於斜

山拔十餘城

顯慶元年西瀰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內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
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爲姚州總管將兵討叛蠻昆明蠻內附
置殷敦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冦河原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
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
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瀰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得
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等州南接天竺諸胡

之盛莫與爲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日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

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尩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旣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內附

天授中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至是永昌蠻帥部落二千餘萬戶內附

聖曆元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罷戍姚州不納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爲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絶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隷嶲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鎭亦皆廢省于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爲姚嶲道討擊使虜以鐵絙居登切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嶲蠻反攻御史李知古殺之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旣

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嶲路絕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玄道討之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嶲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爲高要尉而死　安戎城在今茂州見上注蒲婆嶺一名蓬婆嶺

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徐嗟切）咩（彌嗟切）城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强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此城距龍尾城十里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之大和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發關中兵救之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悉委副使章仇兼

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兼瓊爲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安戎改爲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忿怨發兵反陷雲南取夷州三十二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靖州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至

西瀰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歛戰尸築爲京觀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唐之故

天寶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歿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巂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

皆降之　辱傳與驃皆蠻名驃在南詔國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陜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袵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雲南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又拔鹽川城

大歴十二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又大破之於望漢城

大歴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追擊於大渡河

南詔異牟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萬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郲關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閤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相號淸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尙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韋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喩之微觀其趣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見

異牟尋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王驃旁苴等入見且獻黃金丹砂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韋皐令其屬崔佐時暗至羊苴哶城時吐蕃使者亦在異牟

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

遂與佐時盟沈載書於西瀰水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使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會川屬嶲州卽盧峯關清溪關亦在嶲州

貞元五年韋皐將兵擊吐蕃於臺登谷復嶲州

嶲州卭部臺登之閒有勿鄧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蠻

皆謂之東蠻勿鄧苴夢衝爲大鬼王數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王苴那時乞兵于韋臯以攻吐蕃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淸溪道鄧英俊出定蕃栅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爲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靑海𤈝城二節度軍於北谷斬首二千級盡復巂州之境苴夢衝内附吐蕃斷南詔使路臯以兵召至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詔加韋臯押追界羌蠻及西山入國使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五千八

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爲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紇且請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以來臣事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須役重未嘗一日思爲唐臣也其後韋皐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人築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爲册使賜以銀窠金印（攷證原本脫金字據通鑑增）異牟尋北面跪受册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笛工歌女滋

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
胡氏曰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爲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爲强於非我族類者盡苾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强然後不召患於藩籬之外矣
韋皐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亦與波斯婆羅門接拒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屬海北南詔以兵强地接常羈制之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韋皐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

於是皐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城近巂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巂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巂州韋皐與異牟尋發兵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皐大破吐蕃於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勅韋皐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皐遣兵二萬分出九道攻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大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拔城七遂圍維州及昆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城守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莽熱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於瀘水

韋臯屯重兵於巂州扼西瀘吐蕃路吐蕃謀以兵襲南詔以八萬人圍巂州臯命部將武免等屯巂州約南詔有急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一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巂州異牟尋先欲攻東蠻臯報巂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東蠻庸敢懷貳乎免按兵巂州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閒誘瀕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等夜絶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巂州患未艾也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興牟尋既死子尋閣勸立尋閣勸死子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爲弄棟王嵯巔所殺嵯巔遂專國政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戍卒反爲鄉導襲巂戎二州又陷邛州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郭釗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巔自爲軍殿及大渡水謂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嵯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爲鄉導以誅虐帥卽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司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與

皆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會昌初德裕爲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并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葺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鷄等城既受困阨自願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

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恻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魄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後大中初杜悰復取維州維州今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

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約信可矣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禦侮柔遠城

德裕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郲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嶲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使詣

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千人而還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壯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以歸蜀人洶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穎始捕市人爲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

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化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使務華飾

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臯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旣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酋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三年南詔攻陷邕州寇巂州

杜悰上言南詔强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南詔寇巂州遂不行

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沒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咸通九年建定邊軍於邛州以李師望爲節度使
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
遠難以節制請建安邊軍屯重兵於巂州以邛州爲理所
朝廷從之以師望爲巂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
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
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六百十里
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朝廷

徵師望以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矣是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入巂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城奄至沐源川竇滂遣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蠻詐爲我敗卒至江岸呼船以濟眾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夌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夌雲寺與嘉州對岸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竇滂單騎宵遁再榮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去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爭走入成都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盆以自芘又乏水取

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節度使盧躭召彭州刺史吳行魯共修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至眉州躭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進軍新津盧躭遣使告急于朝以抒一朝之患朝廷命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蠻謂君王爲驃信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躭遣王書至漢州詗援軍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王書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與蠻戰不利退保漢州竇滂欲西川陷沒以分其責每欵留官軍不使遽進二月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鈎鐶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

攻者皆死蠻歛兵約和遣使迎支詳時嚴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訴以無甲弩皐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復至新都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梃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步騎數萬復至宋威以二千人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庇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詣支詳請和亦依違答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進升仙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嚴慶

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
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卭徠關節度使高駢
追至大渡河大破之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
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
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
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
至新舊相繼遂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
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卭徠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
備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門曰吾在

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發鄆坊等兵並乞勅還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卭徠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浴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成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築成都羅城周二十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駢又遣僧景仙說南詔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向浮屠故遣景先往驃信果迎拜信受其言　沐浴川嘉州接蠻境分兩路川在東南路清

溪關在巂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德立請和許之

酋龍嗣位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謚景莊皇帝子德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十七朝廷旣許南詔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督爽蠻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呫嚅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鄭畋盧攜共議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

拂衣起滑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分兵八百人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趙可立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官龐勛爲主朝廷討之數年乃定黃巢於是繼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强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

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北之戍黃巢之冠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爲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多事彼固不知三代聖王之盛德遠慮也南夷在蜀徼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讋之漢之官吏足以厭服之至於武侯而南征四郡深入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特籍其資以給軍用而已王業偏安不得已也然天威所臨至于今能使之褫魄喪膽北面厥角不幸而爲承

嘉李氏竊據縱獠於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患於是乎慘矣至唐而鮮于仲通辱國喪師蠢爾小醜邊有輕中國之心三入蜀境而亂華之患與西戎北狄等惟我藝祖遠法三代玉斧畫河不貪其土而蜀於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封圻壹是皆以砥礪廉隅爲安邊之本孰謂其不行於蠻貊哉雖百世而無南夷之憂可也

蜀鑑卷十終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易坎卦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伊川易傳

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

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 白雲郭氏易說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通鑑周紀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爲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

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眞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强弱處乃用以相漢盍信周官訓方形方等官之設其意爲有在矣余向帥江陵郭湛溪仕蜀而出遂爲江陵寓

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
洶余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爲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
是湛溪即世亦幾十年矣嗟乎楊雄既沒而法言乃行今
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爲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淳祐
五年八月某日古郢別口跋